



伯益墓祠記

明魏公韓

有虞臣伯益之墓土人不知而犁鋤將及焉縣官之
過也今查丘隴峻絕上有無糧地百四十餘畝就其
近墓與祠者築墻數百堵為衛重葺正宇新增享殿
一樂亭一門二旁植以松檜墻外閒地聽守祠人蔬
麥以為歲獻之資亦以永茲緒焉耳嗚呼聖人之澤
功在天下萬世一杯之土若滅若沒誠痛乎有餘悲
也况生若地居若里族黨世系猶可彷彿之者乎
後之君子應有同心興起者崇禎四年夏黃岡魏公
韓記

遊三門記

明王翰

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治東六十里道迤東西延至黃
堆循河東下再行十里至其處河南山脊峻下其尾
屬於北山鑿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者為鬼門中為
神門次北為人門又次北為開元新河又以中為夜

義門北爲金門新開河爲公主河未詳其說也鬼門
迫窄水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東可五十步中
流有小山乃其底柱也東又十步其水濼迴謂之海
眼深不可測神門最修廣水安妥蓋唐宋漕運之道
山崑上有閣道且牽泐石深尺許正南下五步有石
聳起側視若香爐然東又三十步一峯可高數丈不
甚奇新開河南北廣約計二丈其岸石如甃又直如
繩取者行百餘步與神門水合其南一峯壁立度二
百尺極奇秀石紋青黃相雜其巔多鵠鶴巢壘石爲
爐形非飛舉者不可至不知其始有人謂老君煉丹
爐蓋以神之也其新開河左就崑石下刻宋金人題
名並詩且刻翠陰禹功二巖稍東刻忠孝清慎四字
字畫若顏魯公書者其南山上有石巉然如鳩蹲者
人號爲挂鼓石蓋禹用以節時齊力也自新開河東
口涉水上山上舊有開化寺今不存有小祠像龍神
前碑剝落不可摩不知何時立祠檐下二石其狀如
碑無字上作三竅一碑蓋金源興定十二年修禹廟
記也面至西可二里上山謁禹廟而還所至處皆用

小律記之偕行者生員張恭馬嘉王興也時洪武七
年二月二十八日記

姜嫄聖母廟記

明失名

絳縣之煙庄舊有姜嫄聖母廟世代推易肇建不知
金泰和中進士王藻石刻載常有因伐木得斷碑于
土中者文字漫滅已不可攷而居民香火歲時特盛
祈禱輒應歷年旣多風雨凌碎祠宇頽壞里人黃英
倡爲一新黟黠者鮮傾敬者端缺裂者完什伯改觀
于疇昔矣願有文以記歲月予曰若姜嫄后稷之德
澤山川廟貌之形勝前碑載之詳矣奚復贅辭然予
攷諸書之說姑舉姜嫄生后稷之異非帝嚳之妃及
絳人所祀之意而記之史記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跡
心欣然踐之身動如孕及期而生棄生民詩曰履帝
武敏歆朱傳謂姜嫄出祀郊媒見大人跡而履其拇
遂歆然如有人道之感先儒或疑其巨跡之說何也
張子曰天地之始人固有化而生者予謂上古邈矣
且以論之禹之母曰修已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

吞神珠蕙苾胸坼而生殷之母曰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吞之而生蘇氏謂麒麟之生異于犬羊蛟龍之生異于魚鱉神人之生異于常人何足怪哉大戴禮云帝嚳四妃元妃有郃氏曰姜源生后稷次妃有娥氏曰簡狄生契又陳鋒氏曰慶都生堯下妃妺訾氏曰常儀生摯史記亦曰姜嫄帝嚳之元妃或曰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人之常道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又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何故歎其母而不美其父歟鄭氏謂當堯之時姜源為高辛氏之世妃乃帝嚳後世子孫之妃也若謂帝嚳之妃堯稷契皆賢兄弟也堯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稷契必待舜為臣而舉之又何邪然則非帝嚳之妃明矣朱傳亦曰姜姓有郃氏女名源高辛氏之世妃是也詩又曰卽有郃家室朱傳謂堯以后稷有功于民封於有郃卽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祠故周人亦世祠焉卽在京兆武功縣去絳千有餘里其起廟祀于此豈非因后稷之功追念姜源氏之德久而不忘者歟廟傍有古塚故老相傳以為姜嫄墓亦無所攷歷觀後世

凡匹帝者莫敢不母未聞高辛氏之世妃后稷之母千載而下猶以姓名稱之歷代而不更者可謂闕典且堯之二女為舜妃屈原謂娥皇曰湘君女英曰湘夫人前碑謂姜嫄聖母者尊周之心事神之義大矣韓愈氏曰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焉社稷勾龍棄乃配享之姜嫄為母棄為子安有子享天下之祀而母為之過歟况后稷公劉皆以農事開國文武成康積德累功紹周家八百年之基業皆本始于姜嫄氏歟嗚呼絳人祀之未若天下之通祀也茲又望乎明禮者著之盛典是為記

夏縣禹廟記

明王象乾

夏縣西十五里許有禹王城城之中有青臺焉世傳禹治水八年于外塗山氏望思之地也居民卽臺之上廟禹而祀者其來久遠矣維時邑令陳侯以路迴曲歲時伏膺無以展衣冠為禮將廟于邑乃進諸父老而詢之僉曰可于是首捐俸金數十為士民倡眾益翕然卽事無令督無貧富咸輸財効力若為已謀

廼考位于邑之西北隅邑西北隅故沮洳地也先是邑大水瀟原隰郭西諸膏腴蔽翳沙石鞠蒿萊民靡穡事城隅水亦日浸浸就溢壞廬舍且數十傾椅杖柱棖闌之內悉偃溺矣侯乃按籍出穀佐之食俾闢除其田疇借其力囊沙而投之壑物土方覆壤搏而聚之布周廬易湫隘為爽塏遂益卽其南度地二十五丈沙壤間錯相藉使無聚散憂樹之堵卽堵中敷區域而奠位焉為殿四楹可以棲神為閣五仞可以樹觀為門屏一為坊表二可以肅儀而遠慢言言噲噲奕奕堂堂斲鏤丹雘之飾煥然稱羨觀焉計首事迄成凡徒庸若干護民廬若干得民田若干衆僭所欲如挾纊曰廟之作非我用也余曰嗟有是哉非民孰役惟能勿用以卽庸陳侯之用皆因也因夏以祀禹因禹以樹廟因廟以用民因沙防水俾母溢因水聚沙俾母萊侯非不用民而不輕用其民民亦孰能不用其力而惟卽安之為用故官不勞而民不擾是之謂用皆因也雖然侯益有深思焉傳記載禹文命敷四海黎民敏德茲夏臺其首善地也今去禹上下

千載遼絕矣顧遺教在人未泯也無以興之耳今而後覩茲廟也入其門拜伏其階陛將有勃勃焉者試又進而登諸閣憑高而四望環邑之土平疇廣隰疆畔縱橫禹之所經理也四圍之山奇峯聯嶂雄據蠡起禹之所刊隨也又益稍稍引而西為龍門折而東而北為底柱為岳陽汾澮大河映帶經紀胼胝之蹟不出簷宇可立見而夏臺丁其中為都會故地實樞樞所先及也居夏之故墟為夏之遺民于其所疆理隨刊者剖而食環而居焉顧其所為教可遂弁髦乎爾邑人士惕然而省或庶幾所謂尚忠之遺者則茲廟興之也嗟是又因俗而成化侯之意也思深哉侯姓陳名世寶默軒其別號也先世居青丘之丘至六世祖始遷鉅鹿嘉靖中以易魁畿內蒞夏者凡四載用民力者新文廟修河渠建喜安庄暨今廟無非因也因則我無事矣故民不知勞太史公遷曰善者因之茲可以觀侯政哉時邑先生柏峯郭君東郊雲鶴司馬君晰偕博士弟子趙登劉士亨郭一風劉士舉劉芳張習張經正劉日章馬化龍郭連城王希聖來

平陽府志 卷之三十六 吳
請記于余余故備書之以為夏人告俾知永思云

水利記

明許維新

平陽有小水利如龍祠雷鳴渠等是也然渠有長導有夫皆自為紀綱如官政然其篤而悍者率舞智力爭之或應後而爭先或應少而求多衆人之利勢不能下則群起而噪介恃其衆往往鬪殺人如郭進書等殺三人于前盧光裕等危兩縣于後獄之不大亦其幸耳楊天青郭禮娃諸人尚其小格殺也太平稷山諸縣時見告矣此由坐鎮者不足畏故人敢雄行亦法無蚤決故謀始或當議也然各地之爭由來久矣豎有石畫有界即尺寸不可易也唯是官無常案水有壅塞界有埋沒則爭端起而篤悍者或故為壅塞埋沒以生端今欲止其爭須先其始凡有渠之處各理其案各正其疆各檢其石府州縣案皆合符斷碣之文咸錄在案農祥未興徧為經正一番經正則一年難爭有爭則亦易定此或止亂息事之道也如

近日臨襄之爭求諸舊碣而碣已潛移訪諸渠條而條無掌故遂使奸人借口官無定憑杜當陽之石一置山頭一沈澗底此其為慮則今日平水之石畫也

鼓堆泉記

明喬宇

自太原西南其泉漑田最多利民久者莫若晉祠之泉自平陽西南其泉漑田最多利民久者莫若龍祠之泉自絳州以北其泉漑田最多利民久者又莫若鼓堆之泉其泉發源於九原山之西北突有二山高圓如鼓則泉以形似而名泉上有塹如覆釜形履之聲如鼓則泉以聲似而名泉有清濁二穴清在北濁在南北穴為石口尺五許自匯而為池幅員一丈其深稱是中有小魚喁喁往來沙石間池溢而南折而東流南穴為土口尺許亦匯池溢而北折而東合于清流泉之西則隆然高厚其南北皆平疇低野亦資泉而漑幽村明墟垂楊灌木帶接于陂塘間其東則經連緯通漑田至于絳州方五十里而南並入于汾

平陽府志 卷之三十六 四
焉穴上二山在西者昔人樓其上敞然三楹壁間有
唐宋石刻樊宗師司馬君實者皆在焉

虞帝祠記

明韓 壙

帝有虞氏都于蒲以有祠今在郡之東郭規制宏敞
蓋國朝倣前代恢建者載在祀典有司以時修葺侍
祠無怠而自嘉靖丙辰重建以來歷歲滋深時一塗
飭火之乃大壞萬曆丁未夏巡按御史康公丕揚行
部謁祠顧謂分守叅政喬公學詩帝靈所憑明祀所
崇而至於斯守土者之責也于是有重修之議屬攝
州事平陽府同知白君鯤條上已請于巡撫都御史
李公景元僉報允仍申咨無塗飭如異時材庸旣集
乃以是歲季夏肇工凡五閱月而竣前朝後寢象設
在焉工先其鉅環廊半摧周垣盡圯工用次之諸亭
廡齋庖門屏之屬若繕若增以次畢新比落成則今
知州張侯羽翔實始蒞郡歲事焉是日也諸僚佐學
官弟子若里父老咸集祠下獻奏禮成胙饗如答侯
拜稽首乃籲衆言曰維帝子民有如父母厥有彛訓

具在典謨猥吏茲邦瞻懷軌迹庶克遵明用乂我受
民而或有愆心以施于批政民神怨恫于精裡何有
其爾士庶尚克予贊無作神羞學官弟子前曰維茲
郡蠻實肇虞庠惇德明儀于是焉在凡號爲士束身
整俗非異人任而不然者匪猷訓是迪鷄鳴莘莘以
肩于榮利夫寧非帝之徒其何以辱大夫之訓里父
老進曰維帝之民比屋可封讓畔讓居前徽未泯矧
我後民實漸濃化其勤修本業胥匡以生生尚賴師
師之訓俾克自協睦以興于讓仁稱虞氏遺風焉嗚
呼帝之元德顯功配天地而參日月此非言辭所可
摹繪形容也諸君子祗慎所職肅共秩祀煌煌美盛
之舉亦無庸誦讚爲者獨有感于官師若里人士之
箴言也各操其誠以倡以應于以弘典訓而美風俗
庶幾哉聖帝垂教萬世無窮之思而于昭代崇祀之
典爲不虛矣爰稽其營修歲月與其儀與辭之槩序
而識之而系之詩曰帝出乎震炳靈姚墟南面而蒞
茲焉是都厥神在天降觀下土乃眷舊邦聿來斯宇
維茲祠宇有其作之不有敞也云胡新之新宮峩峩

廟貌肅肅黼座朱筵藻旒袞服吏民駿奔祀事孔明
 神人胥悅樂觀厥成於維帝德模今範古相彼圓方
 式是規矩大經大法作君作師立我民極莫匪倫彛
 卓哉後賢政先其大瞻是神州渥沾丕化惟精斯感
 匪跡之尋協于上下秩秩德音凡我邦人高山仰止
 可法可傳有為若是謳吟鼓舞升于大猷生民多福
 惟帝之休

張長公行水記

明王 溱

昔堯都平陽有洪水之傲舜乃命禹作司空以平水
 土于時地平而民作乂書曰濬畝澮可徵已嘉靖三
 年夏王子來守是邦歲值大旱乃渡汾而西將謁平
 水神禱焉田有渠汧其畝澮之跡乎觀于阡陌之間
 西南其畝者厥田滋以茂北東望之土燥而苗將槁
 焉問之田父田父曰上官河塞者於是乎四紀矣乃
 觀于平山之下平水出焉祠其上前為龍池東流至
 于清音亭過雲津橋十二官河分焉東出石槽澗至

于分水口東南分渠得水十之三為上中河溉辛家
 諸村之田焉東北過新開口又東北山水決其防上
 官河塞焉乃觀于席坊橋之上厥水溢于上中河遂
 入于汾曰嗟乎聖有遺跡地有遺利仁者不為也民
 有遺力水有遺流智者不為也于時諭于眾將疏之
 僉曰張長公其人行孚于鄉無私而好惠蓋屬諸明
 年乙酉春二月中旬乃屬長公疏渠自席坊西為堰
 以坊山水之衝北過祿穽橋至于小榆橋又北夾岸
 而西出麻冊澗北於是乎溉麻冊諸村之田北至騰
 槽而東分斗門於是乎溉界谷諸村之田北過西宜
 橋分汧東流又北夾西宜觀東流為二汧又北為計
 家溝於是乎分溉東宜諸村之田北為澗北溝又北
 為八溝澗東流而北西過小橋於是乎溉段村之田
 北為石橋東流分汧北東過衛家溝分四汧又北過
 武亭橋分汧北歷五橋而分為二渠於是乎溉劉村
 之田田計二萬有奇村計三十有六皆於上官河有
 賴焉渠之廣一丈二尺深倍之凡四十日告其成功
 王子曰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表為山河以戒

其域疏為川澤以導其氣區為陂塘溝洫以鍾其美
 今夫河水之歸也渠川之分也田民之依而財之藪
 也是故民非田弗養田非水弗殖民之大事在田神
 之稔盛于是乎供人之蕃庶于是乎出國之供給于
 是乎賴天下之安阜輯寧于是乎成凡以水無散越
 壅滯田有所資也長公之行水也無私則行所無事
 好惠則澤溥而衆服故行無事庶乎稱智焉澤溥庶
 乎稱仁焉功四十日告成而民爭趨之庶乎稱義焉
 一功成而三美具所謂行孚于鄉者其在茲乎鄉之
 耆老王銘張威率諸村之人請表其功乃于平水祠
 前之西刻石以旃不忘人皆曰長公以孝友知名鄰
 里鄉黨之貧者長公多卹之或病而死不能葬者必
 為棺以助焉高河之上嘗總石橋之役出百金以先
 尚義者斯其素履之大者也長公姓張氏名滋字宗
 乾大中丞西磐先生之兄也人故稱長公云

修平水泉官河記

明呂 柟

平水上官河泉出府西南三十里平山之下平山者
 莊周所謂藐姑射山也平水之源為金龍池池上為
 龍祠祠西南近條山數泉皆入平水又東二百步為
 平水神祠祠前為清音亭東過清音亭之後為雲津
 橋而平水分流俗所謂十二官河以漑臨汾襄陵之
 田者也蓋自是第一流為上官河以至劉村鎮夾河
 三十六村為田二萬餘畝皆資焉然自張家橋東過
 石曹澗至於趙半溝其南支流為上中河而居民新
 開飲水之處則在其北焉又其東為席坊橋其北則
 受小石橋之平水席坊間之山水水多泥淤砂礫上
 官河遂不復東行而南入上中河矣于是席坊椽窳
 麻冊南小榆諸村皆受其利而麻冊洞以東二十餘
 里無復勺水之潤矣於是上官上中民交訟焉太守
 王公曰上中河者私也上官河者公也上官河博而
 遠上中河狹而近不法不德則守不堅法則民畏而
 訟平德則民化而訟息究厥病本其在席坊橋乎有
 張滋者善治水遂使滋決席坊之壅濬平水上官河
 之源于是上官河滔滔東注直抵劉村鎮以復其舊

而界玉下院東宜補子塔頭段澤馬務南劉辛息諸
村皆成陸海不圩而稻粳茂不雨而麻麥熟蓋雖江
渚湖濱不足以方其美也而上中河之民亦分程限
日均沾其澤或有尊賓嘉客道出平陽太守則邀謁
平水神祠坐清音亭上矚官河之源流賦詩飲酒與
民同樂歌曰官河漾漾兮百穀成水無私心兮民不
爭判官呂柟曰王官谷瀑布泉下流爲貽溪水可灌
田千餘畝唐司空表聖立法谷人以時用之至今不
廢異時太守李公義方亦作永利池利澤渠而趙城
洪洞臨汾亦甚賴焉太守常云政在善俗俗先禮讓
禮讓之興在閭里田桑鷄豚之間夫虞芮亦平陽屬
邑昔人訟田不決如周以平皆慚而還置閒田焉今
猶有遺風也於乎人孰無是心安知他日兩河之民
不爲貽溪永利諸渠乎於乎上官河其永矣嘉靖四
年三月二十二日工興四月四日成太守字公濟名
溱開州人辛未進士前監察御史

首陽山夷齊祠記

明張四維

當蒲州治之南河曲之中對華而峙有山曰首陽者
夷齊之墓存焉陵柏鬱然攢茂丘阜闐闐十三州志
已謂然矣其廟貌所肇宋黃庭堅元王惲咸謂起自
唐代而郡志云自晉太康然余攷後魏酈道元注水
經已稱雷首山有夷齊廟及漢熹平中蔡邕所撰夷
齊碑記內述登山升祠又其事原于平陽蕪騰疑漢
人固已祀之不獨唐晉也皇朝褒禮德讓成秩群祀
凡古賢臣義士墳墓所在令有司崇護時祀之故其
廟宇闕深薨棟壯麗視前代有加者嘉靖乙卯秦晉
地大震祠乃盡圯委像設瓦礫中不蔽風日者十年
矣故址寔湮鞠爲榛莽歲甲子選部洪都吳公一瀾
來貳郡政覩遺迹動心焉越明年公旣假守是郡振
蠹起罷撫鰥甦困不三月民信且悅四境翕然迺重
建首陽祠增其舊制度材賦工量力授事負河而陶
埏埴取足于是財用告訕民未知役而工用竣矣戒
事于乙丑秋八月迨冬十有二月而畢凡爲正殿五
楹殿左右以有廡共爲楹六殿前爲獻殿三楹又前
曰中門楹如獻殿之數又前曰櫺星門者楹亦如之

殿東曰致齋所有前堂有後堂有左右廊前後共四
有鐘樓有鼓樓以楹計凡二十殿西曰宰牲所有二
堂各爲楹三二所由殿中門外左右分各樹坊表其
道又爲碑亭二在雙塚前爲井亭一繚以崇垣輪廣
凡若干計奕奕新廟突出于層岡茂柏之中河嶽中
條相顧頤生色矣初太守將蒞蒲蒲人張生四維以
首陽祠爲請及是太守以祠成來告併命紀之維惟
二君當商周之際餓于茲域距今固已數千歲矣清
風冷然孤標若在此豈惟制行之卓足以聳人觀聽
哉蓋五常之性烝民具之而二君信心任理其于父
子兄弟君臣之際以爲必如是而後爲得者故確然
行之不疑而非自異也矣心烝民所同也迹二君所
獨也唯其同故百世聞風猶足以興起唯其獨故當
世以爲奇而二君無心也莊周廼謂夷齊死名于首
陽之下或者又謂二君憂萬世之無君嗚呼身各孰
親也至以身爲後世易乎此皆好事喜奇之士以其
心爲聖賢量而不知其必不出于是也孔子曰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二君之心固如此黃庭堅王安石諸

人紛紛疑其遜國扣馬采薇之事其說甚具夫事在
千載上真贗有無惡可盡辨但所傳聞者如此夫亦
有所受矣聖賢之心萬世一日所謂廉頑立懦者固
自有在尚論者不泥迹焉可也余旣重太守表章往
哲興舉廢典不辭紀其成蹟因併著二君之心事俾
鄉人知盛德所以百世祀者在此云嘉靖四十五年
冬十月望日記

建雄驛生圉記

明亢孟禧

蓋聞聖人制刑欲其明允矣而又曰罪疑惟輕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茲非聖人好生之本心乎我國家
稽古定律凡徒者或付驛亭或置斥堠使給百工役
使以奴辱之滿其年數而舍欲其更新也余臨汾建
雄驛在北郊其儀門之右有園牆內室以問計者五
驛胥史牟其二餘三以居逮繫者皆年久圯壞室故
有扉有牖也胥史欲困憊諸徒乃併其牖與扉皆室
之獨穴牆使勃率出入室中昏昏無所覩日徽纏百

人而群其中擠排踐踏鬱抑薰燎為瘍為癘以故瘦斃者相枕籍稽令甲園土之中皆置氣樓涼窻造木柵設漿飲薦席罪人以時沐浴食物常令溫暖古人之所以軫刑獄重民命也乃以法未麗于大辟者而使之就死地寧非仁人君子所深恫哉余邑侯澤宇邢公省方行野嘗憇驛中見之即惻然曰置徒刑者本欲以生民也今法酷于犴狴以死罔民失本意矣亟驅胥史正其侵牟撤其營窟庀材僱工皆出俸金成之踰旬日而告成為室凡八間間各有扉有牖牖皆蒙以苧穀別立爨室給以薦席予以漿飲于是瘡滌盪沃䟽為清芬人乃溲然休然脫陷窞而衽席之全活者甚衆皆手額顙天曰邢使君生我矣禧聞之諗於衆曰丕休哉公之仁心仁政不遺纖細如此哉公以進士涖吾邑學道愛人禁網䟽濶凡被其德澤之淪濡者若登春臺而遊華胥至其恬澹粹白之操神明踔絕之政難盡揄揚若茲囚徒細事亦必慮之周而仁之至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真公之心矣因各其圖曰生罔後之人尚其體公之心而生生不已

哉

郭公去思碑記

明韓 爌

西門豹治鄴秋毫無私利期年上計文侯收其璽請復之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者復期年文侯迎而拜之豹曰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去士君子抱有才畧病無以自見于世所重尚不在璽而在迎拜而豹亦曰期百歲後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賢者用心固可概見而獨惜夫豹雖賢猶重斂百姓以自直也萬曆丁酉秋郡大夫郭公以滇藩少叅左遷蒲亦期年而收其璽所謂為君治蒲不善事左右以求助者當時公不自直百姓亦惡不能為公直公自此行矣里人士相與聚而謀所以識不忘者倘亦父老子孫之思而彼期之百歲後者此得之期有月復聞去郡時攀卧遮留都亭達於境上車為枳不得發又未知西門去鄴曾有是不余時在都門不獲目擊其事已得其狀悵然不能

平乃今授簡而述與人之誦焉方公之渡河而北也顧瞻川原慨焉自誓所不精心牧芻負此一方民者有如大河夫公遷人也故事遷人多傳舍其官躋足俟鵲起而公不其然日坐公庭治事覽決不輟至漏下無暇休沐且飯期無留行而後即安蓋公始至而民皇皇已而廩廩已而熙熙期年而執事修明豐施滲漉百姓使之然百姓便所以不便公也公方專精一意日游其心以周于民而一切罔所顧問人之精神止有此爾撫字憂勞與彌縫窺瞰此有所至而彼有所忘而况今之簿書期會微詞未跡上之若設覆而下之若射覆者即巧歷不能得而以是求多于公宜其不旋踵去也去之日敝車羸馬橐中裝蕭然至漢川而資斧告竭此遠近所臚言千萬人所聽覩所為疾首叩心恫乎有餘悲也距公之行時運而往矣屢綦若存褰帷未覩蜀山劍閣萬里相思嗟乎蒲人德公心乎愛矣蒲人思公嗟何及矣履學宮則殿廡齋厨昔何以頽今何以興衿佩之士昔何以靡今何以振河壖田千畝昔養士而今養官度不可還則為

置膏沃至行且抵里齎金而償其直士安得不感奮顧化期速肖以報恩施則思公之重鄉校窶人子婦女之行可以徹姓氏于九閭而表厥宅里以詔來者行且動忠臣孝子之心則思公之厲風化聽斷多所平反亭疑讞枉民以不寃至有解數十年羅織持爰書爭之不下竟以是忤上官意不之顧者生者朝夕焚祝而即死者亦含笑入地則思公之疏淹獄旱既太甚却蓋步禱自數愆殃為民請命屬歲大侵待哺者衆發倉粟以賑業貧民不待報可而行之不疑則思公之憇民隱萑苻之警不時竊發奸民遊僧鴈行頓刃取人于郊關之外則為嚴干擷縣賞額竟殲盜竿而解散餘黨時得以安堵無虞則思公之弭盜賊露冕巡行問民疾苦佐吏而下各得以便宜調利害凡夫一政一令之行如紕侈僭時婚喪緩催徵通達市人人得其意所欲出而不知公實不自用而用人則思公之廣聽納大姓疆宗賈販牧豎表裏為奸利敢以武斷日中而櫻市金或刺人陰私而薄之于險最後匿端竄境不敢令太守知則思公之擊豪強蓋

自公為政而吏畏神君民懷慈母諸所謂治行善狀
塗于歌而巷于詠固未可一二數也夫民心不可徼
也而去後之民尤不可餌而得也公之于蒲幾兩絕
矣蒲之于公覬望無復之矣然而感德酌知之士歸
思誦義之民愁嘆謳吟久而彌切夫豈惟蒲之人旁
諸郡邑實然是可以聲音笑貌為乎然此皆所以去
公者也夫其所以去公者乃其所以思公者則知天
下事愈不可為而反令行道之人藉為口實惑者疑
而不信弱者殆而不安賢者悲高步之寡尋而不肖
者鑿行車于覆轍幾如是而吏治不窳民生不彫敝
乎夫循良者上之所與共此元元者也方寸之印丈
二之組累累若若千里而得一賢守令猶比肩也天
子幸以公治蒲公幸治蒲有聲能庶幾璽書褒勞增
秩錫金之命且旦夕下公其以異等徵入延登不次
乃其所以去者曾不以徵拜而以彈射其所以見于
世而聞于無窮者不以治蒲而以去蒲也悲夫人亦
有言雖有榮觀燕處超然雙旌五馬公不為增一丘
一壑公不為減鴻冥鳳舉公亦何所不得哉而獨惜

夫矯矯者之不可羈也悠悠者之無已時也公如為
左右治蒲若食母而殺其子為孝則註廉註聲可以
長治蒲如西門氏姑因重斂民以自直亦可以暫治
蒲若是則鬼神不與民不思矣然則蒲人之思公于
去也而公之以去乃見思也夫其有遺憾也夫其無
遺憾也公姓郭名元柱字直甫別號朝石丁丑進士
四川隆昌人

絳州重立古法帖第一記

明呂 梅

易繫辭傳曰古者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於戲文字之興其在斯乎後世
乃有迂儒鄙士不知出此留心于末雖以王羲之之
賢敗筆如塚洗墨成池亦用力于點畫鈎撇之間至
使唐太宗英主也以蘭亭記殉葬安在其能治官察
民乎予常盤遊于涇渭漆淇洲渚之間打起鷗鷺垂
鵲見沙上爪痕羽印皆類古文其絳州所傳蒼頡書
乎或如風行水上或如雲出山前或遠取諸物或近

取諸身真天縱自然之妙昔侯芭學竒字于揚雄恐未升其堂也世傳夏王大禹作龜書謂禹治水互龜兆相沙門懷英乃至作龜鱉之形此何以爲也今見絳州禹文亦類鳥跡少降而就真沙門體誤必矣漢魯共王得尚書于孔壁皆蝌蚪文近世遂作蝦蟆狀今觀夫子所書吳季札石于禹無間然矣將所謂蝌蚪者以漢文形之而名邪至若史籀周宣王之太史氏也又在夫子之前而岐周石鼓之文多類此書後人以其不似鳥跡乃取諸鐘鼎文爲古文以附鳥跡而凡史籀字又另作籀文以傳如元楊桓六書統之說今觀此籀文與禹孔亦不甚相遠此又何以辨也大抵古人寡言重行皆簡質後世一義數語不能盡一事數紙不能畢故率棄本而務末于治官察民難矣絳州守延安程君騰漢于州治左壁間得頤禹孔籀四書乃真古法帖刻而未移晉府者至是表而請記豈徒爲文字傳哉

癸酉絳城定變記

明段 袞

崇禎庚午辛未間秦寇孔熾蹂躪河以東守東道奉上命于絳設蒲州營招募步兵稱杆子手而馬兵則多延綏良家子鄉丁數十人咸隸營伍置材官遴忠勇曉兵畧者充之憲副三原焦公屢立戰功諸兵有力焉間有驕恣不法者爲市井患然焦公坐鎮無大害也癸酉焦公移寧武商丘葉公來代法令嚴明如焦公時而薛將軍純字以都司署蒲州營守備事于是歲之冬抵絳雖部署有法然恩威尚未著也絳有巨室韓氏兄弟負重望文武將吏爲地方計多虛心咨訪其季九光受教兩兄夙諳韜鈴弱冠請纓爲金吾後衛指揮僉事與薛將軍傾蓋莫逆焉歲逼其除葉公方駐蒲坂州守入覲攝篆者他出兵益驕不可制會有激之者于是黜某媾其黨軟血爲盟潛謀狂逞莫夜縱炬數處光如白晝介馬縱橫道路爲梗垂涎某富宗力拒得免焚某宗侯府第市廛棹楔頃刻成灰滿城之人莫必其命蓋嘉平之月廿五日也薛將軍聞變單騎而出從步卒數人諭亂兵禍福且言吾初任事果有不法爾輩先殺我不然絳人何負

爾輩哉下令日凡騎馬皆賊也殺無赦手斬數十級諸兵股慄多棄馬徒步將軍後示已非從叛者也鄉丁數十人從千總王自新急走衛倉庫而韓指揮九光適飲一宗侯家聞變還舍有二蒼頭與俱手刃兩賊墮馬死設計為絆索通衢又斃數賊與將軍相會葫蘆廟額手相慶吾兩人同志賊何足平哉是夜絳人男女數萬人盡登屋奮擊瓦石如雨賊計窘奔南北門而葉公素嚴鎖鑰遂縋城下至黎明變定矣諸兵之猶豫觀望者奸民之乘釁而起者如遂之猾聞風響應者咸斂戰不敢動明日將軍領鄉丁追勦獲數十賊以歸奉葉公命盡斬之是役也斃賊以百數絳無一人受傷者異哉又有訛傳絳民苦西兵將與為難此時材官亦多西人各疑忌不安九光為調解釋然民安其生兵歸于伍絳之金湯以固葉公而下薛將軍與九光為首功矣將軍名敏忠榆林人九光名霞刺史雲孝廉霖胞弟也論曰絳為河東劇地十餘年中干戈之變屢矣壬戌宗民為難意在復仇有司可以三尺定也乙丑流寇入城多至百餘輩易與

耳庚辛南北兩鄉焚殺鹵掠甚慘然一聞兵至喙息而去亂兵變起倉卒勘定稍緩玉石俱焚矣且定之則賊化為兵不定則兵民皆賊議者方將軍周太尉郭令公云兵民猜忌主客相仇絳不為登州之續者幾希九光排難解紛勝于十萬師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信哉

重修先賢段干木祠堂記

明薛倫

自古賢人君子行不同執用亦異致有有用之用有無用之用有用之用策勳暨伐俾世顯受其利無用之用砥節勵行維風範俗即百世而後聞者莫不興起如子輿氏稱伯夷為百世之師能令人頑廉懦立此聖之清而以無用為用者也卓乎不可尚矣嗣是而後若段干木先生其庶幾伯夷之流亞與蓋其生晚周之季厭世亂而甘恬退上師卜子夏下友田子方其清修矯節傾動王侯大人魏文侯不憚造廬請謁卒之踰垣而辟夫文侯衰周令主也且求之至迫何難一見是若已甚焉者然以匹夫而傲睨千乘之

尊視俛首奔走于王侯之門者其品格不啻霄壤縣
殊迄今有志之士猶私淑其行雖爲之執鞭所忻慕
焉倘亦謂無用之用而可以師百世者也易蠱之上
九日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象申之曰志可則也漸之
上九日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申之曰不可
亂也若爲先生道與矧虎狼之秦聞風却兵卽用世
之士孰能過之夫先生抱道于當年垂範于來茲宜
有祠以妥其靈第祠舊基在下段村以年遠久廢其
地基亦被人侵毀其碑陰字迹今無據可考先生後
裔段國祉等每謀修葺釐正之以綿力不果至萬曆
癸丑歲邑侯趙公詢諸人士慨然以修廢爲已任遂
憑軾詣其地周環四顧見祠化爲烏有咨嗟嘆息者
久之因捐俸金若干諸人士暨段國祉等各輸金若
于用修祠堂三楹兩廊大門始以俟異日段國祉等
謁余求記余慕先生高節早歲卽心師之敢以不文
辭遂忘其鄙俚以爲記倘後之君子有能增修以補
其闕者豈諸人士之願亦趙公之願也趙公諱庭琰
字崑璞山東濱州人

汾陰后土廟記

明李賢

汾陰后土廟者乃漢武帝之所作也古之王者于建
邦之初爲圓丘于南郊謂之泰壇燔柴以祭天爲方
澤于北郊謂之泰圻瘞埋以祭地所以達諸陰陽之
義初不擇所于遠方至漢武帝則不然其祭天也不
于南郊而于其泉其祭地也不于北郊而于汾陰後
世人君亦有好尚武帝所爲親幸其祠而祀之者宜
乎汾陰后土之廟至今而猶存也然郊祭天惟天子
得以行之社祭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以通行之
所以尊天而親地也記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誠以
地道之大乃載物生財之本而報本反始之意不得
不厚焉非有偏也無何吏科給事中樊君冕特簡告
子曰汾陰后土之廟歲久傾頽有孫能氏者率其鄉
人各捐已資重修之而廟宇樓閣煥然一新蓋能常
嬰疾禱于是廟而愈况凡水旱疾疫往禱者無有不
應而后土之神陰佑是方之人多矣是以不待官府
驅使而咸發誠心爲之起工十載餘已落成不速不

三陽府志 卷之三十六
迨周圍堅緻莫得不朽之托昭示後世子惟后土載
生物之功至于庶人皆得以祭之者所以報本反始
也今言其神靈應如此蓋造化正氣真實無僞人能
以誠感之未有不應者而是方之人于報本反始之
意雖未之究然因靈而崇奉敬仰之心初不異焉先
王親地之禮亦由此而見矣常觀汾陰圖志后土廟
在汾水入河之曲謂之汾睢蓋睢者尻也言汾之尻
處在邑之西北歷代造修之詳具載碑刻元則歲時
致祭焉本朝祀神悉從古制后土之祀在都之郊而
汾陰后土不復列于祀典所以崇奉之者屬于是方
之人焉為有司者亦宜順其所欲戒其褻慢俾之敬
仰而無替也邑曩名汾陰隋改曰寶鼎宋改曰榮河
皆因后土呈祥而立名或謂軒轅掃地而祭后土于
汾睢之上莫考其詳云詩曰貽燕勤躬禱洪流抱閼
宮霓旌千騎入奎藻一時雄禮建登封肅威行沙漠
空殘碑不可讀蕭颯起秋風

薛文清公祠記

明李承華

余常謂士之享榮名垂不朽為天下後世之所崇祀
者代有其人然求其學足以究天人功足以扶世教
道足以紹絕統為人人之所共崇雖愚夫愚婦罔弗
賢焉則固難其人矣我朝文清薛先生鍾河山之靈
秉剛粹之氣由內達外邇始至終言動進退一以體
認天理為心而洙泗濂洛之傳得先生為益明先生
推其為昭代理學一人信非厚誣非天下後世之所
共崇且賢者哉宗而祀之宜矣先是儒臣累疏請從
孔子祀時為私議所沮迺勅于先生故里講學處祠
而祀之堂廡門垣巍如輦如厥度弘如歲二時祀焉
所以闡先生之學碩厥功而弘厥道也祠建迄今六
十餘年其間遵慕德教者間常修葺然歲久湮鬱風
雨剝落不無蠹蝕迺嘉靖癸丑侍御尚君過先生祠
謁焉曰國有先生祀事弗嚴惟吾職羞遂發金若干
檄邑高侯督葺之侯愍歲歉甲寅秋成始鳩工飭材
量程度費剔蠹以完易腐以新官靡妨務民不匱力
再閱月而祠告成棟宇仍舊絢堅奕如視昔若有增
焉其裔孫惟傑惟慶輩持狀徵余記夫先生道德淑

人心忠貞載太史聞望在天下後世行將正祀典從孔庭廟享無斃與天壤相為悠久茲一鄉之祀一字之葺豈足為先生記哉雖然觀侍御之崇尚邑尹之駿奔俾四方士式崇間而覩德輝如親灸焉則樂德公善之誠仰止風教之義于是乎可徵也已余後先生生殆百年且學未聞道不以文辭著亦曠世之感而竊私淑焉者也僭為之記尚君諱維持進士河南羅山人風猷素著茲其崇正學之一端云

絳州儒學記

明李維楨

絳州學在城左偏峨帽馬首山前後並峙汾水從東北之南若帶而厲北有泉曰鼓堆可入泮觀流泉相陰陽協氣嘉生學士為名世大臣相望比年泉闕不行宮墻壞敝士科目勲德視昔有間矣郡守魏李從心首議改作州守吳張繼東廣文楚黃一中晉郝應熒秦宋克柔捐月俸為士民先鄉大夫張與行陶登因於夏陳奇策薛國民韓繩武陳王綱孝廉張紹芳王聯科韓育中暨諸生四百人赴義如流庀材如府

已吳方立誠代張為守首新孔子廟已新東西廡戟門更明倫堂與廟畧等李守偕丞白鯤倅汪道崇理張銓各以其祿來助已登城察地形高下向背所宜築臺高二十餘丈廣四十餘尺敬一亭據其上尊經閣麗焉道鼓堆泉穴城至敬一亭東趾明倫堂左東齋後迤邐出官墻匯泮池迺櫺星門徙門廣地二十尺深泮十三尺多受水循墻徑射圍象圓折方流以鍾其美已醜渠疏利之氣不散越亦不沉滯東南建文昌閣徙啟聖祠于左建學官三署務本崇德二齋藏書若祭器庫鄉賢各宦祠以次畢舉匪直繕舊實惟再造矣賦職即工則孫天傑梁范陳紹慶許河孫統陳惟和杜進忠喬梓韓傑董時仁李詩許文清孫光祖段邦禮李悟生張貞教馬斯才陳九功總司大夫率作考成則與行實為政既釋菜而落之長史鄉大夫博士弟子員請余記其事按志絳學修治非一宋李垂記集王羲之書甚為藝苑所珍元賈魯王暉皇甫冠明王英孫昌陶琰呂柟馬理皆有記余入與文何足比數廼作新之功遠過前代幸及時親見之

得附名金石沒且不朽稍述本末如右而僭以臆申其說曰夫學崇祀孔子使人學孔子之道而已道不自孔子始學不自祀孔子始孔子時王者之迹息學校不修世衰道微異端競起于是孔子集諸弟子論學洙泗之上刪述六經發明五帝三王之道如日中天迄乎今茲禮殿橫舍遍天下雖遠裔婦孺知有孔子絳人士之修學也是奚足哉余不暇遠引第言絳已事絳晉都也孔子與子貢畧舉耳目所及不越十人而晉有其五曰羊舌大夫曰趙文子曰隨武子曰銅鞮伯華曰介山子推五君子者不聞其師友何人絃誦何業宗廟俎豆何所而孔子亟稱之無所待而興可不謂豪傑之士乎孔子之道存則人沒則書絳人士童而習之有司飭學宮以群萃之藏修息游具爲經紀斧藻輪奐不欲以簡陋上媿先師下生生徒厭棄心國無長少尊卑無或愛其材力樂觀厥成此無故利在得士耳士來學者設不比跡于五君子其何辭以謝絳人生今之世學加修道加明而士不加多惡用士爲孔子之道高明廣大萬世無弊然而易

則易知簡則易能卽所稱晉五君子行事人人殊總之不謬于聖人絳人士無曰姑舍是其爲人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教不道如趙武事君不愛其死亦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退如士會多聞而難誕內植以沒世有道言足治無道默足容如羊舌赤易行以俟命居下而不援上觀于四方不忘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終身憂如介之推恭而遜有恥而不宿過信而好直溫良而好禮如羊舌肸可以稱于天下曰孔子之徒絳山川與有榮施矣抑余聞絳之富商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而無尺寸之祿韋藩木榿以過于朝不敢自軼禮法之外士奉孔子禮法寧在商下晉人謀去故絳遷新田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民從其教十世之利也新學孰與新田士從教寧在民下昔子貢聞孔子論晉諸賢跪請退而記之其服慕如此余不佞敬記孔子之語以勗絳人士使有所矜式維學之虛業鐘鼓式靈之哉

新建正學書院記

明余光

路村城舊有運學其西爲解州有解梁書院吾師涇野先生所建萃其州士與其耆蒙日講學以明倫且以聖訓律令與藍田鄉約朔望舉行以勸善糾惡先生去之日至于今士人風化近古余子按而觀之喟然曰君子之澤其感移一至于此路村去解未四十里風俗乃殊豈路人不若解人殆未有如與解人者以興路人也或曰解人務農路人務賈業本還厚易近利還厚難余曰不然天生時而地生財人變化之以相養匪厲也地有鹽而棄之匪道也惟不爲利溺斯可矣故曰以貨通利者賈以利滅義者跖四民皆復古豈惟農子曰有教無類易民而治之者拙也擇地而施之者狹也吾敢視解路之人爲二哉正學之建不可後矣籌畫彌月始思之曰無地孰基無材孰構無人孰相三者弗備功難圖也繼思之曰匪先胡倡匪友胡麗匪規胡勸三者弗備學雖建風難移也旣而相其地則得城東隅三靈廟之廢址相其材則得宋同知之官舍相其人則得牟同知泰相與協謀余子欣然曰地不費價材不再鳩人不遠取是可以舉矣又曰解院之風先之也解人士友之也解約規率之也是可以興矣不數月落成其制一如解梁余子乃集路城諸耆與諸童子及召解梁諸耆人士之閑于禮樂歌詩者以率之乃進而言曰夫學以居民也路村之聚豈無良民有良民而棄之弗居者不仁也其民自棄而弗居者無立也路人豈其于淪沒乎吾知其不然乃爲之記

重建陽公廟記

明姜洪

夏縣治之南十里條山之下柳谷之口地曰陽公鄉卽唐諫議大夫國子司業道州刺史所隱處也舊有陽公廟年遠遭兵燹明宮齋廬蓋瓦級磚皆蕩然無遺惟廟址尚存敗垣四周民尚不敢侵洪以罪居夏縣一日至其地見荒廢弗稱公暇會僚吏黃髮耆艾及野夫版尹謀欲作新僉曰可乃召衆工計度板幹

柱礎硤甃其用若干數詎日皆會祠下使各以其器
用攻其役中為正室及安神棲翼以兩廡以為齋庖
闢垣墉階序俾其廓大慎鍵閑管籥謹其闐闐越再
月而落成民皆請鏡諸廟石以記之於戲公為唐室
直臣居諫職言事務舉大體不瑣細故在職頗久不
言誠有所待而為目黎韓公遽作爭臣論以諷亦不
屑意是時公死諫之心已在龍逢比干之上矣一日
陸宣公贊為奸臣裴延齡讒毀德宗之怒決裂不可
救諸諫官皆錯愕莫敢言公獨上疏極論之卒使陸
免于死裴不果相有功于唐也大矣後竟為延齡所
疾落職為國子司業又因送生徒薛約坐貶道州刺
史在州十餘年不量移竟死貶所然則公之節義平
居之時若迂緩而不見其可畏一旦義激于心則奮
迅激烈而不可遏雷霆震擊而不動太山壓前而不
瞬終身廢放死無所憾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真可謂
不負諫職而為世之烈丈夫也哉故鄉人重公節義
立廟于所居之地歲時伏臘致祭祀通吟嚮焉公名
城字亢宗按唐史夏縣人隱居柳谷韓昌黎柳州

文集又云家于北平隱于條山則公家世固北平隱
居夏縣久遂為夏縣人公之行實則別有傳在天下
後世不磨茲不載

呂公祠堂記

明許 樾

涇野先生為南少宗伯樾獲侍教焉粹宇深衷穆如
春風澤如良玉介如磐石躬備龍德矣每進見輒數
日不蓄鄙吝駸駸乎若有悟會解梁丘孟學同署雅
相驩也丘蓋先生謫判解梁親受經者居無何先生
拜表行會天變乞致仕得請家居而樾坐劾罷尚書
郎落職山東濮州兩期移平陽同知于時丘孟學以
憂居解梁而先生捐館舍矣仁賢之萎天哉壬寅冬
有北警當道令先事飭備余載簡書行縣至解則謁
先生于祠堂慰孟學于苦次而州守解字仲約者則
私淑先生之理宜民禮人罔或恫怨良有司也携之
詢故老問解遺愛則故老嘖嘖嘆息咸曰先生先生
云丘孟學曰先生訃至解也吾解人聚哭于祠堂朝

夕臨者三日衰服者二十七日而除槨聞之嘆曰迺
今知聖賢用世庸俗之功入人之深也先生初去解
解人思之建祠堂貌先生于生先生訃之解解人哭
之衰服而報如君父于沒是豈可偶獲耶無他誠意
而已別去癸卯季春余又以公事至解守則期孟學
同拜先生像而飲仰山堂中堂蓋先生課解士構也
解守迺白于余曰情守官也知先生政解瘠地也人
丁門所輸倍徙于他郡邑迺力白于當道得均代于
各郡邑者什之五解人得不沾于死亡離散者先生
也事載去思碑中他如開西禁門以便鹽利聯鄉約
以振媮靡課農桑正婚祭申律誥問民所疾苦民受
其賜不知誰所爲也請颺先生之政以告解人丘孟
學曰東魯受經三年矣知先生教先生撤淫祠爲書
院崇正學躬以率人會有以廢業舉請先生曰程子
教人不廢舉業其言曰不患業舉惟患奪志魯齋教
人治生爲先夫業舉治生逐逐日計其工且遂則焉
用學若舉業以明理治生而受命則卽此是學他若
周子演程張什論俗恒言訓蒙俚語及義勇錄小學

什非導其趨而樹之標表耶請颺先生之教以告解
人槩迺作而言曰余聞先生政教矣請舉先生之所
以衛聖學而俟百世者以告可乎夫自孟子之教湮
而處士橫議幸賴濂溪啟源伊洛濬瀾張子揚波朱
子匯流皆正脉也舍是而他求則旁溪迷津矣嗣是
許魯齋仰師文公薛敬軒上挹魯齋爲得其的派先
生生二公之後旁搜遠紹仰思俯得今觀因問五經
諸說皆先行而言從菽粟之味布帛之文也今之爲
陸學者過高非寔寔非陸也視先生之學不有媿耶
余故曰繼朱子者魯齋一人而已繼魯齋者敬軒一
人而已繼敬軒者先生一人而已解人祀先生矣爲
士若民尚崇志于先生之學乎先生當並敬軒從祀
聖門爲天下學士師程固非解人之所得專也先生
姓氏履歷詳在去思碑茲不述丘孟學解人深造先
生之道而有得者解守名情山東東平人敬守先生
政教亦先生之徒也書此鏡之石告解人俾勿壞

退思軒記

明曹端

太守與其佐貳同受命造一方之福則思民為君之
 赤子官為民之乳保民安則國安國安則君可無憂
 焉蒲州太守延安劉公九成別駕鳳翔侯公叔儀節
 判鳳陽李公時亨同心協九重之心施惠一方宅生
 千里其於利之所當興弊之所當革者無不熟思而
 審處之既而退于公堂之小軒下默坐而思之其意
 若曰于持已也敬義有不立而暴怒有不戒與于事
 神也正祀有不修而淫祠有不除與于理民也良善
 有不安而姦宄有不去與教化有不行而刑罰有不
 中與于行事也緩所當急而急所當緩與輕所當重
 而重所當輕與於接人也親所當遠而遠所當親與
 於聽言也是所當非而非所當是與以至學校之所
 以興戶口之所以增田野之所以闢盜賊之所以息
 詞訟之所以簡賦役之所以均孤老之所以養常平
 之所以設大凡承上接下格神感人者靡所不思思
 之靡所不得得之靡所不行行之靡所不篤由是上
 官使相罔不稱賞閭里老稚罔不歌謠禮部員外郎
 張公原範因題其軒曰退思且勉其始終惟一端云

巡視河東記

明許維新

正儒學而辱諸公以心交待之竊常申張公之意于
 左右而期夫罔致君子有不能成人之美之嘆焉

余始巡自河上始禁一切供張食有品器有數無他
 勾考不具文冊聊以問熒獨覽觀風俗較收受錢穀
 重輕閱城登睥睨問守備而已平陽至安邑邑里阡
 陌皆可觀臨汾襄陵有水田畧如江鄉襄陵多白楊
 茂樹合抱成林常彌望曲沃多懸厓道路亦狹而盤
 紆故曰曲太平亦有水利夏縣土白墳宜木多果蘇
 安邑寒如故其佳者在相里種葡萄如種田架不及
 肩青虬互珠應接不暇貨殖比千戶侯不及此此缺
 文也安邑而北則萬泉城南十餘里為孤山其上有
 風伯雨師祠光武避雨處也松柏攢生如頭上髮山
 少土多青石根穿於石如穿土其不入者回旋而起
 紛披抱榦或自石隙出繞一石而縛之至于柯葉之
 奇不可名狀偃蓋虬龍無之非是矣沁水有荆浩常
 於洪谷圖松柏迄為嘉話何晉之多佳木也河津西

藝文亭

二十里爲禹門兩山挿天河出其間安流不鳴如處女在閨門俯瞰兩山斧斤之痕鱗鱗可辨洪荒在目睫間耳南望河流勢漸瀾漫問土人司馬太史墓曰相傳故在東岸爲河所齧水中央矣其土宜瓜秦晉皆讓不如其北鄉寧爲回所入寇流劫路削壁間底回曲爲路終朝行不見日已渡數十里回望過處射可中也再北唯土阜遙望捫天已升則前又有捫天者皆不以田而田者或在遠山上畦徑蟬聯若鱗甲之在魚腹也此地饒煤人悉以煤爲業亦多富積者非此則煮石食耳與吉州大寧此三城皆當山河道中稍若道傍村舍有睥睨關門而已隰州去河稍遠田廬亦稀石樓永和漸類塞上此數處皆山行山曲野老聞官至率焚香門而窺之呼而出戰慄曰山中從未覩官使過與語田里種樹事敬信可掬也有老嫗王阿告曰夫亡無子有田廬其姪之藩據而遺之徭賦餓且死催徭賦者尚在門乃檄縣捕其姪以產歸阿終其身石樓山間流水淙淙遶村逕問何不灌田水下地上亦有累石於岸者若埃而平虛其中

以儲水曰此車薪杯水之謂也有累石力何取涓滴因語其令以江南岸車教之凡諸山間多文石紫綠者率可硯永和尤賦稍類端州因教爲研材以易米常自取一片以興之力田者大寧爲多有兩兒引一牛而種豆大者十一小者九齡回旋山坂趾錯於外不墮也余觀之如累卵因出少錘勞之大者得而投於種小者欲分之大者給曰種之矣余惜使左右爲出之曰給也兒能稼壯可知矣蒲縣什八九皆山山率無樹至公子山翁鬱不見山如一樹也問土人晉中山何以率不種樹曰亢不可以樹曰此山不亢乎曰此重耳斬祛處神所棲也孤山何以樹曰風雨之神漸之又東皆濯濯無一木再東又連山樹如公子山曰此何以樹又何神所棲其語塞因是見諸所長吏唯令教種樹夫土宜禾山宜木晉人種樹于田種田于山山據其田者率併樹不復種問其顛倒率以旱爲辭不耐旱者禾也易雨露灌溉者田也使移其鱗甲于田而推廣重耳孤山于捫天之阜十年之計在焉卽無年大者可材小者可茹何至拾軟石而嚼

之其諸所見所平事多不錄至于蒲解稷山太平洪洞翼霍趙城諸所皆擁傳過之而駐蒲為久以直指在焉非專往不稱巡也初余至大寧而病急時時呼醫又山坂上下率多徑疑其有他也歸而檢諸門書得諸所予賂狀盡寘之法併予者官吏咸坐之間不檢文冊不入簿書門吏無一錢事予之何為曰山間僕夫與馬不備冀相寬假耳非渠見索也嗟乎若其有一錢事或有求又何言哉余滋懼此向來所以寧罷不巡也因念再有出一門吏不復携有所役使即用其地人便蔡人吾人而况莫非平陽乎出不出不足論吾見有面頰者至于今念之山深餓人安能飛而訴其為王阿李氏也豈少乎而况簡書可畏也

蒲州廟學記

明趙用光

蒲州學在城東南隅歷代建置修飭詳郡乘廟碑嘉靖乙卯覆于坤軸之變有司興復以財力詘惟苟完乃報命嗣是即有葺補第僅塗丹雘加埏埴已耳越五十餘載殿宇欹頽而廊廡至不蔽風雨歲丁未憲

使喬公學詩句宣駐蒲謁講憮然謀所以作新之者而難其費師生條出學庾積穀易金錢以為經用公怡然報可遂請諸兩臺乃移檄府州覈議數上下洎公陟右轄後一載餘議始定許出粟二千石得金千有百兩集匠鳩材首大成殿易其柱礎鴟吻大更新即及啟聖祠次兩廡從撤新又次櫺星門並左右棹楔周道坊表戟門碑亭皆整新前壁易土為磚名宦鄉賢祠及明倫堂齋廊庖湑俱剔蠹補圮官師廨舍姑仍舊周繚重垣悉加繪綵制廣狹視昔無增損而壯麗嶽嶽大異常舉間有不敷則郡侯張公羽翔檢鏤書准令輸輓木襄助大抵費於廟者十之八施於學者十之二工始於戊申秋仲越已酉夏孟告竣張公以時芳為郡人俾為文記事夫今天下文教大洽道一風同地非東魯尼山在望時非蒼姬宣聖猶生此其道固萬古常靈因思國家興學建廟如意止尊聖妥靈則祀何如闕里儀自有辟雍而胡為環海郡邑在在置一學宮而詔之官聯群之生徒趨踰講授于其中斯其意固有獨重者蒲為有虞氏故都上下

庠之制不及論粵稽命契敬敷五教不親不遜特厘
帝衷至庶頑讒說猶必侯明捷記欲並生於天地則
其所爲教者可知三代迭興庠序校各異而制莫備
于成周講肄有所辨說有數蹈舞有節視聽有物鐫
鏘豆籥鍾鼓羽籥爲之器而盤辟綴兆以爲容典謨
雅頌射御書數爲之文而誦讀絃歌以爲業當是時
論政辨才讞獄獻馘國之大事皆必于學而九年祝
成四十始仕所以磨礪其德性而閑習其技藝者蓋
不啻豫已故道化薰蒸真才輩出昌明之運率由于
此世衰道喪教化替陵父師之所訓誨與子弟之所
從事斤斤誦章句飭爲鞶帨冀得一當嚆矢卽有所
謂卓識高等者又馳神彼岸駕口忘筌浸淫于異學
以見奇而下則託凌厲爲豪舉以肆其矯誕之習故
一學校也古爲育德儲材之地而今以爲希榮獵廡
之階古藏修游息沈酣于其內而無外慕今屈首鉅
槩視若桎梏而去之惟恐不速古修身證性深造自
得雖大行窮居不變今第炫綵爲華逢年爲實一得
志遂弁髦棄之無惑乎古今之不相及若江河之流

不可底止也三晉風氣淳固俗尚儉朴猶有唐虞遺
風維蒲負山帶河獨稱望郡先後鉅公名宰勛業爛
焉不乏皆以誦法孔子起而今且青衿博士弟子員
幾七百人蠹蠹待穎脫焉可不謂千載一時哉屬茲
學宮鼎煥之日寧無振衣彈冠之思以今隆師親友
戶誦家絃不患無彫琢刻鏤之技而患無躬行踐履
之實夫躬行踐履則三代之所謂明倫而虞廷之所
謂親遜者也人心道心獨知寧昧博我約我及認自
真而立德立功皆是物矣國朝以理學從祀者四獨
首吾黨文清公爲百世師而月川先生實褒然前唱
曾以正學印蒲庠讀書有錄夜行有燭夫非聖門之
正脉而後學之山斗乎矧郡侯張公雅意右文崇獎
士類月分俸以餼課業貧不克婚者各捐厚佐毅然
以作人爲己任士生此聖哲之鄉範型不遠而尚不
厚自矜奮卽視賢師帥亦有負焉大之輔翼聖真匡
扶國運次之展采錯事砥節完名總期於樹不朽蓋
人心各有仲尼而有爲卽能若舜亦祇成其爲人而
已矣非異事也余故述事之始末而又本先王教學

之法以屬望之多士如此

尊經閣記

明呂 柟

尊經閣為絳州守程君騰漢所重建閣在絳庠之中
 基高七尺閣崇三丈蓋舊有址久傾頽而今鼎修者
 也其中群史諸子集皆在而獨以經言者何經者常
 也謂常道也常道則親義序別信之倫忠恕之則也
 學者欲篤行乎此必先明諸經欲明諸經必先尊奉
 之而後可故雖孔子且曰畏聖人之言而王仲淹亦
 曰通于夫子受罔極之恩于其言當歿齒而後已則
 夫閣云尊經不徒然也今夫山僧谿道以吾儒視之
 皆異端也彼于其死佛先老之言洗几而觀焚香而
 誦或收之輪藏或謄以金泥若此乎其不敢慢也乃
 若吾聖人之經可以治身可以治人可以有物乃或
 忽焉不知所敬宜其教化弛而風俗敝也程君以政
 本在是故創建茲閣則其所施為措置者皆可知矣
 諸士子其體行之甚無忽經而自卑云

韓氏卅乘藏書樓記

明董其昌

孝廉韓雨公自絳州來訪余長七尺議論英偉所謂
 豪士如玉山千人亦見萬人亦見者也雨公好遊復
 好書其遊也亦以訪書故韓之先京兆司空多秘籍
 鴻臚景伯繼之合得萬餘卷雨公悉推與景伯而身
 則重購之四方每遊都邑及委巷小市中輒下車徒
 步反覆搜詰必窮其耳目之所未睹或見之他所莫
 能得則忽忽悵嘆為轉展抄錄而後已其勤于購書
 如此因建卅乘樓藏焉取張茂先語也經史子集皆
 櫝而度之而不喜佛道兩藏直謂橐金而求之南北
 都立辦矣余常歎古今圖書之富無若隋唐宋隋嘉
 則殿分書三品有紅琉璃絳琉璃漆軸之異殿垂錦
 幔繞刻飛仙帝幸書室踐暗機則飛仙收幔而上厨
 扉自啟帝出閉如初隋之書計三十七萬卷唐遷內
 庫書于東宮麗正殿置修書著作兩院學士得通籍
 出入太府月給蜀郡麻紙季給上谷墨以甲乙丙丁
 為次唐之書計二十萬餘卷宋崇文書院輪奐壯麗

大陳圖籍宴群臣委賜縱覽後至宣和秘書省選侍
 從十人爲參詳官爲校勘官進士以白衣充檢閱者
 數人宋之書計八萬卷以此而視張茂先之三十乘
 抑何渺哉兩公曰公言大非所敢任獨計寒書生而
 積三十乘書亦云腆矣且弱冠而登賢良之籍天賜
 我以年生長唐虞帝鄉親逢堯舜之君在上有詩書
 太平之樂天賜我以時伯若季皆妮古癖文史天賜
 我以同志兄弟而我貲力可以購識力可以讀書不
 負韓生韓生亦不負書何隋唐宋之足羨乎余曰兩
 公語及書津津流羨齒牙間異日天子召入木天凡
 嘉則麗正崇文圖籍幸脫于兵燹而庾集于天祿石
 渠者兩公悉錄而歸之樓中爨名錦蕪名香召古人
 尤延之鄭漁仲爲銓次劉向劉恕父子爲校讐薛濤
 李易安爲典籤掌記兩公日夜危坐讀不輟稍倦則
 取蕪子羨之斗酒宋子京之椽燭以助之更不然復
 進二氏書與華陽陶廬山遠俯仰相送難而因得攝
 三教之大總持此亦人生經世出世之資也張茂先
 數乘豈足以竟我兩公哉故樂而爲之記

孝思堂記

明商 輅

廷玉起家進士歷禮部戶部主事卽中遷湖廣右叅
 議陞右叅政父彥貞累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母原
 氏繼母段氏累贈宜人廷玉念原氏沒時方在童稚
 旣弗能服勞左右而彥貞甫沒方筮仕春官又弗獲
 躬侍湯藥已而位寢顯祿寢厚而二親久棄段亦繼
 逝得一食必思以食吾親而親弗吾嘗吾之食蓋有
 不下於咽者矣得一衣必思以衣吾親而親弗吾服
 吾之衣蓋有不安于體者矣出必告反必面禮也而
 吾親弗存禮無所施思能已於情乎昏必定晨必省
 孝也而吾親弗在孝無所寓思能已於懷乎以至感
 時而思遇事而思觸物而思展轉反覆無乎不思此
 廷玉孝思堂之所由名也嗚呼子之於親猶水之于
 源木之于本無源則無水無本則無木無親則無吾
 身親而弗思豈人情乎廷玉當居官食祿之時而思
 親一念存于朝夕貫于始終通於神明是宜各位日
 進于崇高功業日躋于遠大此古人忠臣必求于孝

子事君必先于事親良有以夫自是由一家而一鄉由一鄉而一國人皆興其孝親之心盡其為子之道則風俗益美治道益隆未必不自廷玉孝思有以啟之也

梁先生祠記

明趙用光

德成於卑究於尊尊本於情槩於禮德士者逃薰羶之境棲寂寞之鄉我無僻行人無賊心見謂處卑久且可尊蓋人趨薰羶衆我安寂寞則寂寞獨夫亦獨尊耳衆于何有乃人亦有因而尊之者生則灑然異也而沒則俎豆于賢人之間伏臘奔走久而不能忘也人情乎私于情將滯于禮惟稽之祀典與禮不僭然後社而祭之于鄉之人可謂曰公即其後之人亦非以私昵也夫人情則何窮之有惟槩之禮則是以禮制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者其必以此乎高粱靖孝梁先生心恬于榮行合于道朝旌其孝里漑其澤閭黨齊民身相安衷相慕焉而後進有志之士望典刑而趨步焉且八十餘年即其生時里之人業有祠

之鄉者迨其沒而冢子蕙復專祠尸祝之人不謂昵也夫梁先生下邑一孝廉耳進不階于朝布天子之德惠以澤天下退跼於野曾未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翹人而人爭赴之今之祠距城里許過者必趨入者必致恭焉曰梁先生之所棲翳也先生何以得此於人哉先生居恒著書號樗櫟子意若無意于用者而人卒不能忘之則先生可知也晚末世教陵遲人艷華膺究所為崇重而嗟慕者顧反在於恬退於以見天理民彝千古如新而先生修德就閒安卑成尊反不常之貴賤而操其大常則道有極則勢有本重被執見而觀之域外知所極重果在此不在彼也古昔法施于民列在祀典意不獨制立法當有蹈不踐之地崇無用之功秉德于潛而為法于衆者則梁先生之祠又衷于典常非苟為私昵而溢于情者比矣君子于是謂可以徵德可以風人可以篤情可以白禮具四善焉祠之不可已也如是先生諱紀字理夫號晴石曰靖孝則先生沒而門人私以謚之者也

友山堂記

明王與齡

木石先生耕田龍門之濱守道河汾之曲面幽幽之
 山結木蘭之室晝與白雲同遊夜與元鶴共棲儼然
 獨處陶然自怡扁其居曰木石居名其堂曰友山堂
 東廓先生過而問曰異哉先生之名友山堂也余聞
 之舜居歷山友雄陶七人文王居岐友閔天四人君
 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未聞與山友者也彼山者墮
 然巍然蒼然萃然一積土耳彼何以爲友先生亦烏
 得與之友也木石先生莞爾笑曰是非汝所知也獨
 不聞友也者友其德也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者所
 以益已而長德也苟獲其益何擇于山苟無其益何
 貴於人余之友南山翁也百重岳嶽如削如斲余將
 資其巖毅也雲霧吞吐辰象森羅余將資其包涵也
 並基二儀跨跡五岳余將資其廣大也巖巖峩峩萬
 古不磨余將資其悠久也小上大下深緲莫測余將
 資其博厚也育群物而不變鎮河汾而不移余將資
 其安敦也油然而雲與沛然而雨作余將資其神化

也雲峰霞岫草木生植獸嘯龍騰霓裳羽衣巍巍隱
 隱和陰陽達幽微余將資其深遠高明也至于白雲
 在岩清風明月在戶又有以啟余凌雲御風之思朝
 暮紫霞夕陽青蘿又有以動余食霞辟穀之想關門
 則入吾室開牖則入吾榻坐與余相對卧與余相匹
 彼亦不厭余余亦不厭彼始交不相親久交不見踈
 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如一彼固無欲余亦忘情
 彼雖無言余亦忘言蓋不知南山翁之友余也余之
 友南山翁也其視世之以貴賤爲炎涼視貧富爲親
 踈者果孰得而孰失孰益而孰損乎客遂矍然而醒
 恍然而悟曰異哉先生之取友也有是哉先生之迂
 也唯唯而退余因書于石以爲堂記

大寧修廟學記

明薛瑄

大寧縣在兩漢時爲北屈縣屬河東郡今爲隰州屬
 邑其地僻在河山之間土皆磽瘠戶僅十里前之爲
 邑者惟租賦簿書期會是急漫不留意于學政以故
 學舍歲久浸凌於風雨悉皆穿陋圯壞且無士子退

室而師因以弛其教士因以荒於嬉大無以副國家
崇教之意天順三年知縣王溥乃儲積財用度既具
遂集匠役即學撤諸屋之敝者大而新之堂凡若干
楹齋凡若干楹皆高敞宏廣可以考業于其中是年
四月適山西右叅政楊璿行部至縣謁廟又重修櫺
星門學門及士子退室三十間廩宇十八間學舍大
小由是悉皆完整訓導劉翽具其興役訖事本末求
文刻石以記之余惟唐虞三代之學其盛不可尚已
自洙泗鄒孟之教微而道失其傳至暴秦焚儒書禁
儒語殄儒生儒教既廢秦遂以亡雖漢興數十年猶
以黃老爲治而于唐虞三代之學政莫之興舉武帝
雖曰表章六經罷黜百家置博士弟子員而無其本
明帝唐太宗養老立學之具雖可觀而無其實至宋
道學諸君子講明隆古學校教人之法雖極詳備而
不得行於當時是蓋將有待也洪惟天朝列聖相承
建極于上立學于下自京師延及遐壤絃歌之聲相
聞學政之本末具舉蓋將遠追隆古彼漢唐之侈虛
文者奚足比擬哉今大寧雖極僻陋而學校教法與
國家崇學之意矣是可書也於是乎書

河東書院記

明呂 枏

正德甲戌春御史西渠張子仲修廵鹽河東官吏革
譽商民胥悅廼從官師之請作河東書院廼選義士
命理廼築堵周七十雉作先門三楹南面北渡石杠
儀門三穩又北講經堂五楹阿棚前南面層階雙桐
夾階桐夾陳皆松柏若槐東爲崇義齋西爲遠利齋
皆五楹碑亭二在三齋南齋負序序交儀門之南墉
儀門東東號門南面東號門而北東上東中東下三
號門皆西面北上東序在其前三號皆南面三楹自
門折道以登其榮皆夾樹下楸中槐上桐背皆二黎
其夾階皆茨柏號皆有厨二楹在左西面儀門西西
號門南面西號門而北其制如東號門而北表二門
皆雙楸退思堂在講經堂北五楹南面二槐夾階茨

柏在其南四教亭在堂北有夫子像堂東偏南下為左曲房其後胥人房西偏南下為右曲房其後隸人房皆同向西墉之西東墉之東皆蜂房四區四教亭北築閣構樓曰書林上祀三晉名賢其側藏籍廼帶水為環池如圓壁以種蓮泛舟曰天光雲影又北為亂石灘北為山九峰曰仰止亭東曰杏壇西曰桃源旁皆甃井曰源頭洞四先後山曰游仙蓮池在山後麓岫巒巖皆有茂木左曰豹變右曰鳳鳴自環池東為柘榴園亭曰日心西為葡萄園亭曰月種皆背松棚鞠籬見山在山北西面亭曰悠然其後牡丹園亭曰麗景又其後紉蘭園亭曰余珮皆西面亭皆南面竹逕通幽在山北東面亭曰綠猗其後茶藤園亭曰微風又其後藉草園亭曰一般皆東面亭皆南面自仰止山後歷青陽而北為游息亭又北為百果園其山北之東麓廼甃井槐亭西麓亦甃井槐亭巖車上水潛山翼流南過源頭井又南會于亂石灘又南匯為環池東南開流過東蜂房南滎東號厨至東號門之南東匯為方塘西會西流于石杠其西南開亦

東會東流于石杠又北流分灌山後諸園至于百果故君子入先門則懷德瞻儀門則正履視碑以懼後居齋以齋心陟崇義思入神降遠利思望欲升講經堂思考業處退思以防過守四教以存誠仰山以樂仁覽木以樂知覩蜂房以思義仁且智與義矣斯周德日心忠也月種順也忠順不失斯見歲寒不彫之節故松棚在其後松棚者與松為朋也是故歷亂石灘可以知險登書林樓可以知危游杏壇以述古訪桃源以濟世懋悠然以慎出處閱麗景以觀造化撫綠猗以成圭璧賞微風而識乾坤是故余珮如蘭斯馨藉草靡他其適若是乎可以游息矣故游息亭終焉譬諸草木既爾斯果矣故百果園又終焉

河東藏書樓記

明馬理

河東書院張侍御所建也巍然而臨平臺池者藏書樓也張子曰夫藏書而爾矣寧無不善誦習者乎以舉業者尚乎利以文辭者尚乎名以訓詁者尚乎緯以索隱者尚乎誕尚利斯不足與言義矣尚名斯不

足與言實矣尚緯斯不足與言經矣尚誕斯不足與言恒矣亦寧無廢書者乎曰率性之道吾固有之也焉用書是誕之說也佞之徒也予為是懼故樂人之善學而藏書焉藏欲富惡濕與蠹故用樓也藏以序故先諸經而後及其他也藏欲人故擇人以典之貯諸匱而扁且鑰也誕之害人多矣藏之富者欲博以文也蓋惡徑約者也務博者鮮知要焉故藏先諸經示以要也而司教者使利者義之名者實之緯者經之于道也其庶乎谿田理聞而善之曰侍御與人為善如是哉可志也夫遂志之

平陽考場記

明王三才

常聞之利不百不議興害不百不議廢誠慎之也至於利害較然判若蒼素而數百年來仍為缺典此非智不格力不贍也蓋天下之患莫大于苟可以為而止存一苟安之心則玩愒支吾計日釋負徐聽其舉於後人而後者又然日復一日誰能為國家計久遠者則利安得盡興而詎能勝其害乎以小喻大槩可想見矣明興廣勵學宮試事歲舉歲必蓋廠蕭然煩費予初入晉計為經始而時以大比刻期未遑也越歲再校平陽具問廠費太守進曰廠役歲興每費民間幾三百金借用物料不與焉久亦屬烏有不若創建之便余曰洵哉每歲費三百金則三歲幾千金矣諸物稱是費且不貲則困在民且蘆葦覆葺不蔽風雨徃徃左執蓋而右操觚甚至不終局而改期者有之則困在士國家誠重賓興何靳此銖兩而重困士民為亟議經理之而惴惴焉猶以煩費是懼數日太守以議報因倉地之曠以為基移廢院之材以助植動歲考之餘銀以充工料蓋不煩改闢徵發而事在指掌間矣遂請于大中丞魏公直指使劉公二公可其請遂屬其役于縣選擇董理聚材鳩工以吉期告祭余復諗之曰夫不一勞者不久逸不厚集者不永利寧堅母瑕寧費母簡務鞏固而母事目前不然昔虞建而後復虞圯昔以無厥病民而後復以厥累民利與害等耳爰是董飭加砦砌築綦堅不踰三月而後告成凡為正堂五間前有軒旁為席舍東西各十

藝文亭

記三

一間門皂房各三間又前爲儀門內有坊又前爲大門外有坊後川堂五間土房七間東側廚房五間西側書房五間後旁書房三間約費金錢若干規模濶大而基孔固蓋屹然不朽之業焉嗟嗟是役也不費正供不勞民力哀餘以舉缺因廢以爲興而大役落成鴻休永藉居民無騷動之苦而諸生免風雨之虞去百害而就百利彰較明著夫以數百年之精神三十六屬之物力豈不能辦此而何因循歲月迄今始定也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非不能也不爲也不爲則折枝同于超海力爲則一簣可成丘山憂國奉公之心移于避嫌果敢奮發之氣耗于推托臨渴而思鑿井渴已而忘之賢者不免諸務類然何獨一厥哉然則是舉也通于治矣故特記其事而附存其說太守黃君諱道亨關中人臨汾縣尹盧君諱養浩薊北人而董其役者經歷王子大主簿沈天衢皆與有勞並得書

遊龍門山記

明薛瑄

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地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皆層巒危峯橫出天漢大河自西北山峽出來至是山斷河出兩壁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勞於此爲大由東南麓穴巖構木桴虛駕水爲棧道盤曲而上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土中有禹廟宮曰明德制極弘麗進謁亭下悚肅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負土石突走連結枝葉踈密交蔭皮幹蒼勁偃蹇形狀毅然若壯夫離立相持不相下宮門西南一石峯危出半流步石蹙登絕頂頂有臨思閣以風高不可木甃甃石爲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激石峯疑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岸翠壁生雲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而去東視大山巍然與天浮南望洪濤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煙村霧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太華潼關雍豫諸山彷彿見之蓋天下之奇觀也下磴道石峯東穿石崖橫豎施木甃空爲樓樓心穴板上置井床轆轤懸繡汲河憑欄檻涼風飄蕭若列禦寇馭氣在空中立也復自水樓北道出後百餘步至石谷下視窈然東距山西臨

河谷南北崖相去尋尺上橫老槎爲橋踏步以渡谷北二百舉武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陡起下與河際遂窮祠東有石龕窳然若大屋懸石參差若人形若鳥翼若獸吻若肝肺若疣贅若懸鼎若編磬若璞未鑿若鑛未爐其狀莫窮懸泉滴石上鏘然有聲龕下石縱橫羅列偃者側者立者若床若几若屏可席可憑可倚雲氣陰陰雖甚暑不知煩燠但凄神寒肌不可久處復自槎橋道由明德宮左歷石梯上東南山有道院地勢與臨思閣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遂自石梯下棧道臨流觀渡並東山而歸時宣德元年丙午夏五月二十五日同遊者楊景端也

遊王官谷記

明呂 柟

王官谷唐司空表聖隱居之地前少叅許君德徵所重修今臨晉君丁君仲本增飾之招道流以居守者也往時諸友多言其勝涇野子至解之再月偕丘孟學往遊焉馬至故市西折而南谷水北流入市卽貽

溪沿溪南行五里至谷口路多巉巖石礙馬赤棘夾路掛裳衣躑躅至先門伏馬而過道流引登高致門門下砌石百級夾挾之而後能上見危閣焉北過休亭亭拜表聖畢則日已暮乃北過了了亭飯于聚仙堂有侯沂段緩兩生讀書於白雲洞中白雲洞者元孤雲子李了了菴所居以學休休者也臨石泉橋望天柱峯見群山四周孫子環拱而此峯孤高挿天與故市街所望益不同蓋其峯南之崇山又遠也渡橋夜與孟學連榻於石泉洞中洞在天柱峯根其前有清流自東瀑布泉引來而西爲小池欄杆護焉寢洞談今古論經籍久而後能寢晨興瞻表聖像飄然有出塵態讀休休記其抱經濟才與時不合而隱甚可痛惜但未題耐辱居士則又病其隘也壁間多宋元人詩皆有思致徘徊遲人道流引登西山觀秦王硯硯大如碾盤無口下如尖底磴表聖山中記已有此名自硯傍不由故徑懸下蒼崖觀雙人石石在天柱峯中西北倚峯而立有圓石二枚恍如人面狀又似北望秦王硯而欲濡毫者也或曰在天柱峯東者爲

真云道流又欲西觀藏雪洞北至蘆葦泉言洞常出雲而泉更其冽為曹仙姑地乃未往直趨掛鶴臺瀑布自天柱直下而臺在其左傍鶴二月來五月生子去有懸草眠跡焉臺東同孟學四人各據一石而坐北瞰天柱益突兀有四瞻雲日俱無影止有一峯高接天之句欲東升以觀東瀑布道流難之又欲南進以睇黃河道流又難之乃嘆曰天下奇觀豈可盡哉遂北反坐聚仙堂而飯時已辰已間飯已東遊猪耳山東南至瀑布登懸崖以觀之聲如雷轟貌如雪舞瞻眺更久乃下崖旁流而行北至柿林臨流編空磯上孟學坐一孤嶼有僧在樹頭摘柿而落紅滿地吟與具發孟學得二絕一律予得六絕兩生皆有一二絕僕人自故市沽酒者至道流菹以鮮蕨秋英乃滌卮澗中而傳酌蓋不羨古流觴也遂北至觀泉亭則東西瀑布合流之地即表聖之濯纓地也徙倚移時詩成而還問修史覽照瑩心九籥擬論語亭及一鳴窻道流皆曰忘之矣乃謂孟學曰栴常薄唐詩人若表聖者豈可以詩人目栴舊過聞喜以塵事問德徵

時已休矣今見其所舉子見笑於德徵者多哉遂歸聚仙堂取宋御史壁間詩韻與孟學賡和之後寢又明日自石泉洞南登路如蚯蚓栴檜交錯難進乃以手附道流背一皂又以繩引道流手而後上至秦無隅塔前北望不見峩嶺坡是日微陰蓋予已出雲霧之上矣盤曲再登至李孤雲塔孟學嘆曰世之廉夫清士不用於時避世而至此邪則豈非時輔之失哉予笑而未諾又東繞而上至八仙洞洞已到天柱峯腰洞口俯瞰乃謂孟學曰彼李孤雲者風斯下矣出洞欲直上天柱之頂道流皆謂路不可行扯予衣帶脫然予努力勇往幾至其頂俯看八仙洞又渺乎其下當其飄然之意蓋又非此流所能語也又嘆曰不知當時表聖之足履德徵之攀緣曾至此否乎孟學曰可記之以稔表聖與德徵於是仲本聞之使段生三取而勒諸石

重修慶唐觀記

國朝劉漢卿

余少讀李唐史見吉善行遇老子事竊笑高祖之好妄也夫古昔聖賢有功民社則祀之老氏之于吾道其相為牴牾久矣高祖甫得天下他務未遑乃遽以一愚氓無稽之言勞民傷財崇茲淫祀妄孰甚焉君子嘆治不古若厥有由哉顧當時相遇在羊角山南而立祠乃在東南峰隸翼城而事乃載神山志中私竊怪焉然以不經姑置之及明季避流寇亂潛居翼東之觀頭却見有所謂慶唐觀焉詢之父老僉曰此吉善行遇老子處也今廟旁猶有神山古塚云當高祖之勅建廟也土人既苦興作又懼驛騷相與群諱其地而諱諸神山浮人亦不任受乃建廟羊角山之東南峰其後復詔于此建廟植木石神山古塚旁一夕大風雨移于此遂立為觀亦扁其額曰慶唐乾封元年丙寅天子常過亳親祀焉余聞此言因之重有感矣天下記事之書類多矯誣如丹朱本封翼之丹陵括地志云在唐縣叔虞本封翼之故城而通志云在太原新田本絳州也而通鑑註反云翼城故絳本翼城也而通鑑註反云絳縣遷絳本在晉景公時

而通鑑則曰穆侯懸甕本為王子晉墓而通志則曰叔虞慶唐之事雖誕妄不足道然廟古以鉅創于唐葺于宋亦吊古者所低徊留之不能去也今地寔在此而事載神山與前所云有同慨焉天下事為傳聞所誤名是而寔非可勝道哉歲丙申居人以其傾圮募財而更新之丐余文以記余特詳其始末用勒諸石既以笑唐高祖之好妄亦以明記事之書之舛錯而不足信也至其督理輸財之事則別有記在

節烈祠記

國朝潘 錦

沃史列女傳春秋時三人一伯宗婦一叔向母其一則弓工妻也戰國有曲沃負是皆見于傳見于國策其事不誣今曲沃縣東有羊舌村或云即叔姬埋羊舌地然州郡誌各載遺羊舌事同不同未可知也於元有隴西郡夫人文氏自明訖國朝三百餘年列女姓氏可考者四十餘人予續修邑誌訪諸故老又得若干人此皆婦女賢而有士行者即所稱靡笄畫荻何多讓焉然竊怪漢有天下四百年

唐三百餘年宋南渡以前百五十餘年金亦百餘年
 當時婦女無一見于誌乘今兩漢書新舊唐書宋遼
 金三史具在可考而知也西晉而降周隋以前推其
 得國亦三百餘年歐陽文忠作五代史一行傳叙于
 貧材能修節義泯滅無聞者三太息焉而歸之亂世
 崩離文字殘缺沃之婦女以節著以烈完吾意以更
 有其人焉或困于貧賤或阨于亂離無所表見豈非
 不幸也哉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誌中所載更數
 千年而湮沒無聞存什一千千百又未可知也修誌
 竟因治之西偏建節烈祠自伯宗婦而下康熙四十
 四年止守節死節信而有徵者備列生平合祀于祠
 一以明貞一以傳諸久遠云

重建柳呂二公祠記

國朝江 闈

解州舊有柳呂祠在城北隅廢廣慈寺西鞠為茂草
 久矣柳諱宗元字子厚官終柳州刺史生于唐解人
 也呂諱柝字仲木號涇野謚文簡官終南京禮部右
 侍郎生于明高陵人也文簡祀于嘉靖二十二年癸

卯子厚之祠不知所始以憲宗元和十四年卒迄今
 幾九百年中歷五季宋金元明兵燹數見其祠興廢
 固宜文簡之去今纔一百五十六年明末雖經寇氛
 非五季比遂至一椽不存何哉說者曰往哲之廢祀
 也非關時代之近遠治亂多因後至者與為廢興耳
 唯是二公一推文章一崇理學其並祀不無疑焉文
 簡之謫于解也解之丁徭昔數倍他邑常力請上官
 均去十之五偕知州林元叙就廣慈寺廢址創祀一
 州五縣先賢自有熊風后始下至元之岐裕齋凡三
 十一人既又增劉宋柳元景訖明成化王文八人訃
 至解人聚哭于祠衰服二十七日良有以也考文簡
 生平在武宗朝疏請還宮寢預儲貳朝兩宮遣義子
 世宗朝大禮議起與時不合亡何奉修省詔上十三
 事自劾忤旨下獄考訊尋謫解州判官宜乎邑人高
 朝用以顏子稱之子厚為文昌黎稱其議論證據今
 古出入經史百子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子厚為師
 經其指畫悉法度可觀又曰才不為世用道不行于
 時昌黎許之也如此且謂子厚治柳州禁州人男女

質錢沒為奴婢盡得贖不能贖者計庸歸質觀察因
 下其法于他州比一歲免歸者千人先此出為刺史
 劉夢得亦在遣當詣播州子厚念夢得母老願以柳
 易播今之指天日誓生死者聞子厚之風亦可少媿
 矣又追遡其先代真以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父鎮初
 以不媚權貴失御史及復為御史號剛直昌黎重其
 人並及其所自出所許又不獨文章明矣世每以王
 叔文一事少之考貞元十九年子厚拜監察御史而
 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禮部員外郎叔文等敗因坐
 黨不聞其有依附顯迹當必有不自白之隱否則昌黎
 未易許人何獨許之如是並祠而祀之夫何疑哉余
 以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七月抵州方匝月夜夢一叢
 冠儒者遇諸野藉地坐談半晌既覺記憶吾師漁陽
 先生別時曾謂曰呂文簡理學名臣也曾謫解州有
 無祠祀幸無忽因思藉地者殆以露處相告耶亟欲
 舉厥事而未遑歲甲戌乃闢州西南隙地別構三楹
 繚以垣樹以重門木石瓦磚共費若干然凡皆余自
 備始其工于甲戌十二月落成于乙亥六月因為之

記

河津重修關廟記

國朝吳寶林

漢壽亭侯關公去今千五百年後世稱之為聖尊之
 曰帝廟謚俎豆之隆袞黼冕旒之盛薄海內外靡弗
 畏敬祇肅奔走趨踰愚夫婦子苟非齋沐弗敢稱口
 此豈有禍福灾穢之說懾人心志哉唯其正直剛大
 之氣有以不泯于人心故感于不自知動于不容已
 也子曰人之生也直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天地之理本無不
 直可以推移日月而無薄蝕可以昭揭星辰而無隕
 飛可以流峙山海而無崩竭可以生成萬類而無夭
 札疵癘其在人也可以扶持綱常可以配周道義可
 以贊泰造化可以辟除不祥驅禁邪魅氣之所舉莫
 可限量假令纖毫撓屈鮮有不反是者關公在漢昭
 烈時熟春秋識大義忠誠之志稟于性生堅操厲節
 百折不磨實得天地剛正之氣而獨能不撓不屈生

則發于胸臆歿則還諸太虛譬如珠含於淵玉藏于璞精神凝結累積歲年而光氣旁燭照耀山川見者無不知其為寶况乎剛大之氣不倚形立不恃質存其昭明乎宇宙振厲乎人心足以配天地而無疆無疑也以故上自京省郡國下逮都鄙里社所在建廟繪像戶祝家尸即在津之邑不下數十百區而在域之西南隅者制為備寶林宰茲三載朔望拜瞻見其年久稍圯力圖更新乃于辛巳之孟春謀始撤其舊料益以新材建大殿三間獻廳三間舞臺廊廡咸為整理如舊制邑中人士劇金庀具爭先而集為時十閱月厥工告成較他役作為倍速嗚呼天地之正氣無時而或息即公之神靈無時而不在其充塞兩間彌周六合者固不在乎廟之有無新故而人之畏敬祇肅者非是無以致其崇奉則烏得謂是廟之可以聽其有無新故也邑人入公之廟拜公之神凜凜生氣如在目前愚者以作頑者以奮斯知正氣之在人千五百年如一日也推之億萬斯年從可知矣廟成而為之記其司事監督諸人例得並書于石以傳後

平陽府重建大中樓記

國朝劉 棨

平陽府治之通衢舊設譙樓巨麗甲一郡歲乙亥圯於地震僅存故址越七年甲甲余奉

命來守茲土下車問疾苦父老相率言斯樓繫通郡地脈既圯歲比不登盍更建諸余惟成之有毀天行之偶然也廢之有舉人事之當然也矧平陽冀南一都會也不有層樓曷稱重鎮則又念

聖天子加惠地方發帑遣官督修城垣神宇官署罔弗煥然新矣獨茲樓待葺非守土者責耶用是約已積俸漸儲工料為修復計既踰歲乃集父老謀興作而擇其愿勤者董厥事且告之曰作事者戒擾民斯樓之建其木石瓦甍丹堊之需官給善價其匠役車牛按日子催值勿虧勿稽其經營構造務求堅樸勿侈前規勿墮後觀惟爾三者老殫乃心力共圖久遠夫何吏手之足假為自是民樂趨事費無漏卮謀始於乙酉孟夏訖工於丁亥季春蓋值農務之殷及大寒暑暫為輟工故三閱歲而乃竣也父老喜奉卮酒落

成因請命名遂額曰大中父老曰其義云何余曰居中四達斯樓之形勢然矣不寧惟是余聞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千古奉爲道法傳云無偏無黨又云如坻如矢蕩平正直之義皆本於一中然則中之爲用大矣且事舉其中則民和余忝郡長吏仰體聖天子建極錫福至意以飭官箴因之觸目賊心平好惡均政刑與爾民習勤崇儉馴致時雍之舊豈不盛哉而豈僅僅培地脉標形勝云爾哉父老曰唯唯願有記余念作始之艱且與後之踵事者有考焉聊紀其畧如左

山依亭後記

劉 棨

平陽爲郡襟帶平汾嘗以水得名然環郭皆山尤足以標據勝之目署之東偏舊有亭可登覽間嘗瞰東南烟火萬家琳宮雲樹森列簷角而其西北蜿蜒百折迴抱姑峰縈青繚白烟霏雨洒朝夕變態常在襟袖恍然不知亭之翼山而起有若山之來依斯亭也夫山蘊雲雨宅虎豹巖然作鎮厚土而區區一亭其能爲山之依也哉雖然斯亭之周廣不過數武而中虛四敞以涵萬象瞻雲望雨足慰民依其實空所依附雖山之巉巖峭拔而不可越者一縱目而皆俯列于座右似得吾亭以有所憑卽謂之山依也亦何不可遂顏曰山依亭

重建大中樓記

國朝李復泌

昔者孔子成春秋譏雉門兩觀之作而刺御廩之不修蓋興廢之間政事之得失繫焉不可不慎也平陽稱殷肱郡舊有鼓樓居郡之中其括地千尋依雲逼日則冀州之雄鎮也河汾環繞條霍連抱則所謂表裏山河者也輪蹄輻輳林林總總則又巍然周道以示民極也豈直雉門兩觀之屬哉乃自地震告災檐牙傾壞者已十歷年所矣癸未

至尊西巡駐蹕顧之蓋有惓惓於
睿慮者會東武劉公膺
帝簡來守是邦甫下車周視漂搖之狀慨然修復復念年

來大有未書吾民方飲食之是憂而何以版築為已而思昔之人以工食民吾將食民以工矣程工飭材經之營之逮亥春雨暘時若百穀用成商樂于市農怵于野而斯樓之役已畢宏敞壯麗視昔有加遠近來觀日不絕于途而余以晉乘之命載筆北來蓋常過而嘆其完好將賦詩為公頌之顧公歆然自下語余曰修廢舉墜守土者事也陰陽和風雨調使民得有餘力以趨事則天地之德也若夫子來有歌敬守終事之義則又七十年來

聖天子之政教有以感格其心而守土者特藉手以告成也其何功之與有余退而思之方其始遲迴躊躇不敢遽以動眾及其終而復退然以敦讓善之道蓋其慎也如此雖然公之功不可忘也故為之記

創建尊經閣記

國朝趙德

余蒞荷之二日朝夫子宮聚諸生講業明倫堂其東有崇閣翼然丹雘尚新望之壯麗而魏峩額顏曰尊

經詢之博士先生弟子則曰此邑進士王樸齋先生獨力鼎創者也在荷學宮志舊惟有

制書庫貯

欽頒經書而尊經閣獨闕焉王先生之言曰識道固云在

人藏經不可無地學宮之有尊經閣所以崇王章廣聖教也所在都有何獨于荷而闕諸然是未敢以請公帑也亦未可以煩邑庠諸君子也即不佞家世沐浴聖澤甚深其敢不竭力從事于是慨然任之謀協于眾貲取諸獨卜地而得大殿之良隅卜期而得康熙壬戌之初冬越二年為甲子春季而告成事其廣過遭為丈者一十有三其高為丈者四其屋三層計為楹者二十有九計費六百金其陶瓦斬木甃墜榱題皆所親庀飭也其工師徒役酒漿廩食皆所親董率資給也蓋王氏之有功于學校久矣先生之父曰孝廉公學者所稱為文敬先生者也常捐貲重修兩廡戟門各宦鄉賢諸祠獨魁文閣工未竣先生為繼成之其舉先尊經閣僅二年云余聞而喟然曰王氏殆世有不朽功者耶古昔先王造士必嚴其司必崇

其制必專其業而後禮樂文物興焉即士之明經適用者悉由此出也今師之所以誨弟子之所以學率束縛于帖括之業而不克究心宗旨即至六藝之屬亦不解為何物是寧獨師弟子責乎蓋典籍闕畧則問業無從貯藏弗嚴則散佚可慮即有好學深思者亦安能問藏書于柱史訪逸典于酉陽也乎閣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而王先生不愛財力以成之俾藏經有地師儒得以慎厥攸司朝夕肄業焉其有裨于造士之典豈淺鮮哉而余更有進者閣興而經弗存猶虛室也經存而讀弗力猶虛器也我

國家廣厲文教經筵講義次第頒發中外司鐸者受之以實茲閣而有志之士因以殫精研慮繼先儒之傳而窺往聖之奧是則王先生建閣意也詎惟是締構宏鉅勒績宮牆為能光大其前烈而已哉于是邑人士相率詣余請一言以誌王先生之功而申相倣俾示永永余不敏竊聞何武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讀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况職在守土目擊盛舉而不為表章之何以勸後爰濡筆而記之如此

王先生諱含真樸齋其號舉丙辰進士

新建紫川書院記

國朝錢以塏

書院與學校相為表裏盛世右文慎師儒之選

御製訓飭士子文頒發各省其視學校甚重而又屢飭長

吏設鄉約所設義學所以佐學校之教之所不及也

夫朔望講約忽聚忽散各鄉義學口授句讀而翼序

既立二者猶不可廢况于書院之設無少長無貴賤

無遠近願學者皆可入于其中旬有課日有講圖史

藏焉規條肅焉期之以聖賢習之以經濟則夫書院

之為教嚴于講約密于義學而與學校相輔而行書

院顧不重哉河東諸書院蒲州之首陽以孤竹兩賢

河津為薛文清故宅解州則岐裕齋所建歲時習禮

樂于此聞喜之董澤以趙忠簡夏縣以司馬溫公高

山仰止聞風興起講會之盛至今傳之乃郡西諸州

縣無聞焉蓋自渡汾水踰姑射道路崎嶇土地磽瘠

其人皆以治生力穡為務即進取仕宦亦非所亟而

况講求身心性命之事乎夫一家之中入孝出弟忠信篤敬何在非學何必書院以聚之而後知學然而米鹽猥瑣日接于耳市井牙僧日接于目而欲學之日進也吾未之見也安國寺東有公所廢址瓦礫中古柏數株牧豎折枝爲薪牛礪其角生意幾盡適謀建子夏祠方擇地余曰地莫善于此寬平爽塏東山在望不特可爲祠也明世廟時改學于安國寺未幾仍移于舊學究未知地孰吉今卽寺左爲書院與學宮東西相應或自此文蔚起耶乃諏日興役中祠卜子前爲講堂有誦讀之所有燕息之室庖湏庫廡無一不備右爲射圃庭前雜植花柳昔之栢亦蒼翠改觀矣旣成名之曰紫川書院堪輿家言西流之水主文主貴故洙泗之水皆向西紫川西入于河靈秀之所鍾必有時而發余于隰之士有厚望哉堂曰篤志師子夏也志理學寧無真理學志勲業寧無真勲業哉余與諸生約凡入書院者毋習干鄙毋安于惰毋鹵莽毋佻達行見爲文正爲忠簡爲文清接踵而起人材之盛且甲于河東也已

新建先賢卜子祠記

國朝錢以璫

先賢卜子夏衛人講學西河爲魏文侯師其終老于西河或復歸于衛史未之載也河津有子夏墓芮城亦有子夏墓而考義縣西有三子墓三子者謂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是益荒唐不可信而通志並載之乃隰州則亦有子夏墓云夫世所傳古蹟大抵出于傳會有好事者創其說復有好事者傳述之而其後遂不復辨一遇博物洽聞之士考今訂古徒滋一笑而已矣雖然五方之人性不同曰某所某奸佞之所居也則怫然以爲辱某所某聖賢之所處也則欣然以爲榮爲榮爲辱不言而同然是卽可以徵人性之本善也彼夫埋魂委骨丘夷陵毀石馬嘶烟豐碑卧草蓋不知凡幾曾未有稽其姓氏考其里居官爵而爲之歛歆憑弔者乃若先賢一杯土微茫疑似之間遂若信之切慕之深勃然動墟廟之思優然有美牆之見此一念也謂非可與爲賢可與爲聖之機也哉隰固魏西河地流風餘韻千載猶存隰不必有墓而不

必不有祠昔唐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子夏固
魏之師也以先師祠之亦何不可且卜氏之學篤信
謹守隰之士樸而愿與卜氏近奉卜氏之祀學卜氏
之學願學卜氏卽願學孔子也寧尚爲識者所笑哉
安國寺左有公所久廢新立書院于此祠在講堂之
後旣成爲文以記之書院別有記

新建述聖祠記

國朝錢以塏

三義廟西廊之北隅有子思子像諸生云往者學宮
易像以主昇像而投之水昇者半途棄之有人於西
城外見像卧蔓草間因移于廟之廊驗其中之所識
乃知爲述聖也余問之而歎廢興成毀之有數也夫
像已廢而猶存固可異且隰經闖寇之變姜逆之變
地震之變琳宮梵宇香琢金裝其飄搖于風雨者凡
幾而茲像獨留于塵封蛛網之間則尤異矣願像寄
于廟實非其所村民遊者袒楊裸程於其側若是其
褻也存也不如毀也乃于卜子祠之左別建一室奉
像居之凡吾多士瞻其容當學其學如曰偃僂以爲

敬洒掃以爲誠是以釋老之香琢金裝者事之也非
以聖賢事之也

新置北倉記

國朝錢以塏

海宇承平家給人足屢奉重農積粟之
旨各州縣皆有儲穀少者數千多者累萬可謂有備無患
矣隰舊倉傾壞不可修前牧鄭君建磚窑於堂西偏
是爲西倉顧地稍隘所容無幾穀多輒借民房以貯
非經久計也官署西北隅適任姓有宅欲售因償其
直以爲北倉計窑三孔堂三楹東西室各二楹庭院
甚廣繚以崇垣今而後如墉如櫛可無風雨燥濕之
患矣夫常平良法也而其弊不可勝筭官吏侵漁籍
則有而倉則無收貯不慎倉則有而穀則無春補秋
助絕無實惠出陳易新幾類青苗穀則有而民則無
等弊也今令甲維嚴非奉文不敢妄動一黍然
當宁宵衣旰食惟以間左艱食是念苟能體
朝廷愛民之心民焉往而不濟新倉之置爲穀計乎爲民
計乎後之人其念之

大寧縣義田記

國朝胡文煥

兩大不能有豐無嗇也盈虛之理也是以水災厯帝
旱災厯王遜而議常平議社倉經國者鯁鯁籌之有
備無患端必存乎人我

皇上御極四十年餘厚澤深仁薄海內外罔不徧固已邁
黃農駕虞夏矣而於直省州縣積貯備荒尤繫

聖懷其計切久遠有加無已直如天之無不疇也地之無
不載也凡在臣工疇不仰體德意預爲綢繆者煥江
左豎儒山右末吏備員三載毫髮莫補深用疚心乃
思所以上報我君少盡厥職者莫若愛民愛民之道
莫若拯貧寧瘠土也饒者十一窘者十九每屆歲餘
饑寒仳離者所在都有思賑於公廩例不敢妄開其
能解涸鮒之困而上佐天庾于萬一者計惟有古人
義倉之制可法因寸積薄俸捐置義田陸伯畝有奇
於縣治之東隅建厥一座每當西成遴選里中耆德
者三人董其事歲之所入正供而外悉貯以待不疇
之需至於中缺賑士民之極戶貸而償本不索息大

缺賑中戶貸而不償永著爲規雖曰涓滴之露何敢
自謂有備無患而國有公貯邑有私積蓄之數年散
之一朝或者小補云爾若乃寶生于久浸假而廩庾
流爲漏卮浸假而阡陌被其腴削有悞斯舉者正未
可料則夫因時酌宜修舉廢墜是所望于後之君子
非煥所逆計也約列數則勒之貞珉

清音亭記

國朝孔尚任

藐姑射之連阜曰平山者平水出焉其源僅一勺耳
尺增尋益不百步而分澗列壑矣石隘則激爲雪崖
峻則奔爲雷目之可及者浩乎若江河蓋不知所抵
極土人云由臨汾下襄陵旣田可十萬八千畝而春
碓之代力者且不勝數也予喜其泉石之潔林木之
幽村巷隄路之紆迴農人士女之社飲歌舞者安舒
而媚悅乃低徊不忍去旣拜龍子之祠又憇于祠前
之清音亭亭寬而檻敞凡所謂分澗列壑者皆在襟
帶間其左右多廢址意昔者必有水軒花榭藏絲竹
貯壺罇以爲宴游偃息所今則獨存茲亭予無守土

責而又不能卜居其田之肥腴民之饒益悉所不問
獨是情與景會不能不重感于茲亭觀古之賢達守
一郡宰一邑政有餘暇必選勝于山水之間與二三
賓客飲奕暢叙或著為文章詩詞以播于四方以垂
於後世跡其為政乃無不載于史冊表表可觀也而
今人不然謂此事有妨于政也相戒不敢稍有所舉
即古人已舉者亦聽其湮沒消歇而弗惜跡其為政
則又不及古人之百一焉茲亭創于何年舉于何守
何令俱莫可考而能選勝于山水之間則其人必非
無政可觀者惜哉不著為文章詩詞以播于四方垂
于後世而所與飲奕暢叙之客又皆泯然無聞者遂
令茲亭淪棄于空山流水殆不知幾歲月雖有父老
飯饁坐卧于中間及作亭之姓名皆已不復記憶予
既登茲亭倘不彷彿一言畧存其概更數年則亭之
寬而敞者將與水軒花榭同為廢址後之遊人且不
知有亭遑問作亭之姓名乎雖然士生而不得守一
郡宰一邑選勝于山水之間與二三賓客宴奕暢叙
則亦已爾而乃登古人之遺亭穆然想見其人又著

展命杖披歷于荒榛亂葦尋其斷碣而讀之復不可
得則代為作記曰吾之文章詩詞可以播于四方垂
于後世而能傳茲亭于無窮也噫蓋亦不自量已

山依亭記

國朝孔尚任

平陽在中條太行間城四望多山然皆二山之支庶
也其西北高且近者曰藐姑射超然城頭城中人皆
見之及入郡署則山匿矣蓋人自違山非山之違人
也太守青岑劉公世家密州密為東坡先生舊治地
東坡嘗誇九仙奇秀不減鴈蕩太守有桂河莊在九
仙下未仕時日徜徉其中今來為郡每向賓客譚未
常須臾忘焉且繪為圖指而示予予唯唯而亦自述
魯之徂徠石門各不相下因訂耦耕之約甚歡也既
而思太守年富於予朝野方倚之為重恐不得早歸
及歸予齒已先老恐不能終待則又唏噓而嘆乃命
酒相屬曰身到處皆吾家也目到處皆吾山也即如
東坡之歷知八州除學士尚書駁駁乎柄用凡有山

處無不營為家則似太守之不違乎山者至東坡歷
 謫八州為團練副使更三赦不歸凡有山處無不營
 為家則似予野人之不違乎山者太守嘆曰噫哉予
 固未肯使郡署之山久匿也茲解南牆有小山焉是
 予新築者山上構亭各曰山依蓋言出處不違乎山
 如我兩人耳當劇土時得明舊碑有呂太史涇野書
 阜成山三字是山雖新而名則舊安知一簣之下非
 卽阜成之山脊乎既構此亭不但亭下有阜成也而
 且有城頭之貌姑射而且有西南之中條東北之太
 行而且有兩山之支峰重嵐疊翠莫不爭儂于此亭
 每招予立亭上見亭之北有卿雲爛爛如冠如蓋者
 則盧龍居庸拱護神京之諸山也九拜颺言蓋凜乎
 不違咫尺矣見亭之東有白雲冉冉如衣如帶者則
 尼防昌平平步趨聖里之諸山也再拜請益又肅然不
 違函丈矣太守所謂出處不違乎山者義取無忘君
 師也豈予縱登眺之樂遂泉石之痼者所可同日語
 哉雖然予與太守訂耦耕之約而未必終遂倘不自
 薄肆力于古著作以傳于後如東坡其人俾後之守

是郡而賢者遙相羨曰某地某客肯為某太守某
 登此亭此亭宜葺其在幕而文者更相慕曰某時某
 太守能致某客來曾宴此亭此亭不可毀則太守與
 客且千古相依而此亭又將依人以存山之依與違
 亦奚足論

觀瀾亭記

國朝張象蒲

河之界平陽十餘渡其居下流者曰陽壺垣曲之所
 治也垣於郡小而僻無傳置徵書往來之擾四達皆
 山水潺潺出澗道巉滑不容車船名公鉅卿罕有遊
 者卽遷客騷人亦未嘗重繭而探奇也惟官斯土者
 至焉他則小商旅捆載擔負趨舟楫之便而已是以
 吟咏非所及而形勝不著今年夏同年許詒孫宰是
 邑余以嚴冬涉冰雪訪之署中館聽濤軒者信宿濤
 聲滾滾來枕上余謂詒孫聽濤何如觀瀾詒孫笑曰
 子言誠不妄河上有觀瀾亭余以鞅掌未至也盍登
 諸越明日與沈君天叙陸君來珍策馬出城南踰澗

循堤行不二里得所謂亭者踞絕崖上有詩碣卧頽
壁間不可盡識惟一斷碑臨崖豎可七八尺大鐫天
上來三字塵封蘚蝕瑰偉猶存後題曰太白或因李
詩假借耳實不聞太白至此亭不甚巍聳而形勢盡
來憑欄一眺三面之勝悉收望中下瞰奔流與亂石
相搏吞齧澎湃雪捲雷轟真大觀也若盛夏時撼山
傾谷立浪飛濤當更有奇於此者隔岸山形中砦東
爲返照岩西爲葛伯寨南距豫之澠池百八十里皆
鳥道羊腸凡七盤景山而後達焉蓋河以南岡巒疊
出其最高者爲黛眉而景山又出黛眉上俯河如環
故商頌曰景員維河卽此也渡南北兩邑分疆邑各
一艇煙靄波光互相離合棹歌旣發人影與鳧鷖浮
沉巨浪中於是流盼東西望窮忽接圓視觀瀾如立
天際覺河山勝槩盡在斯亭而徘徊不能去遂于馬
上口占二律歸而示詒孫且告之曰吾子亦知亭之
所由作乎夫天壤間之凝而峙液而流者皆有神氣
存焉然必有人焉以發之而有物焉以收之無以發
之其神鬱而不出也無以收之其氣過而不留也夫

惟有以留之而不去而靈淑幽秀者乃愈發而愈奇
故夫潼關之雄也以關龍門之險也以樓而陽壺之
奇也以亭亭物也而作亭者人也潼關當燕晉秦蜀
之衝又禹績龍門最著故關與樓得久不廢陽壺越
在僻遠問津者非愚則俗其寂寂無聞宜矣而此亭
巋然猶存則山水之神氣固未常去也在昔永陽佳
勝自柳州發之而奇始出然今所存者紙上之神氣
耳曩之所爲亭堂丘壑已湮沒於荒煙斷草之中而
不可復識此山川之所以往往遺憾於斯人而選勝
之君子覽古興悲惋嘆于盛遊之難再也詒孫之才
曠而識達不以垣爲陋而居之坦然其文采風流必
有與地靈相發者亭與渡固將藉以不朽而余以偶
然造訪得與諸君子流連俯仰盡探其奇亦不可謂
無緣而顧自同於悠悠行路者之愚且俗也其若山
水何余居垣三日且行聞邑有舜井葛寨亟欲一遊
未暇也幸猶得登眺於斯焉藉非以詒孫故將終吾
吾身無由至也聽濤之不獲而奚有於觀瀾乎夫創
新修廢以黠綴江山守土者之責也登高作賦而臨

流裁詩野史氏所不辭也余歸矣後遊固不可必其
以余言磨一片石鐫之鑿亭上以示後之官斯土如
君偶一至如余者詒孫諱毅蘇之常熟人沈陸二君
其同里之戚友也康熙甲申嘉平三日臨汾張象蒲
蒿陸記

遊姑射山南北二仙洞記

國朝張方杲

莊子所云藐姑射之山近在吾門闕間而曾未之遊
也戊子三月望日積霖初歇桃花正吐家大人以良
時勝地不可辜也携余從參峪入騎登八九里曰白
石坡亂石粉章珂磴馬蹄回視平野村落斷續隱隱
樹間汾水一線斜帶城腰委折瀾漫中墅綠灘黃與
烟霧相爲迷離王大痴長林豐草摹此意也更上四
五里有石梯焉下臨無底峭壁仄立僅可容足余竟
舍騎而下捫藤緣柏須臾投坦途間家大人壯之山
之至此猶堂宇之有門也過此則峯廻磴轉叢倚糾
合仰棟千尋俯憑萬仞心驚目駭應接不暇矣俄而

鐘聲鏗鏘有廟翼然從覆岩下出卽蓮花洞也洞口
傾塞黝黯踪跡杳然不知神人何處其中蓮花尚無
恙乎循身道而上爲照天池亦有梵刹僧龕蓋南北
洞之樞紐也池在山最高處一泓瑩然趾有石眼如
井形人或以石搏之積久則水色紅縷竊嘆高而不
涸下而不溢造物之不可測也如此僧曰此與海通
也余笑而頷之稍憇廼抵所謂南洞者南洞者仙人
洞也窮險抉奧較北洞爲過之有兩洞眼俱深里許
其入者咸伏身束臂出則泥土滿頭面家大人笑曰
綽約之人恐不如是及詢其洞內狀或曰行半里便
偏窄不得入或曰漸深處風泠泠然森毛髮且不可
以炬也余謂此皆耳食膜視者存其論可耳洞旁有
碑光可鑑人按之唐物也字畫甚精嘆數百年來無
解愛者磨洗久之方從北洞矚此時近在眉睫呼應
可通然以深谿界之必紆行十餘里然後達豈造物
之美不欲遽呈故爲盤折引人入勝耶抑更有玉宇
瓊宮依雲跨漢縹緲物外茲之所見者僅其皮相耶
余自嬰疾以來不能跬百武今且數十倍之殊不甚

憊何脆于奔塵而健于濟勝也已而浮雲淨盡斜陽
 照山坐怪石撫孤松指點峰巒想像冰雪拭粧樓之
 鏡影聽石枰之棋聲大人樂之悠然遐想有高世之
 思焉顧余而嘆曰名利羈人可勝道哉吾弱冠神往
 於斯今三十年矣始獲一遊終未窮其奧也汝其記
 之余私幸余遊之不甚晚也遂為之記

太平縣重修儒學記

國朝顧欽

漢唐宋明以來制詔天下郡縣以立學蓋史冊相望
 矣夫豈聿新廟貌僅以彰崇儒重道之義亦曰聖人
 距人不遠像型儼在學者宗之以進德修業云爾惜
 乎人之徒事於廟貌也惜乎人之并忽于廟貌也昔
 之俗儉不中禮而平邑尤甚諸凡固陋就簡獨于夫
 子之廟巍煥有加焉稽其營治之績修大殿建兩廡
 移賢宦兩祠于戟門左右且于文昌祠則擴而新之
 蓋前令李公諱清鎧者捐俸勸輸以倡盛舉而司鐸
 王公諱之瑞復區畫周詳董成斯役厥功偉矣加以
 綵繪繚以花墻文以粉壁則署篆李公諱紹祖之力

也有厥功未竣者余續而完之司鐸牛公高公恐前
 人之有羨弗彰也囑余為之記余既喜廟貌之新足
 以光俎豆而又懼夫平邑之士以為尊夫子者盡是
 而不思自奮也因其竣事而諗於士曰昔王介甫之
 記慈谿學也以為立學之本在乎材行素定而施設
 不待閱習而能曾子回之記宜黃學也以為大要使
 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放僻邪肆合二公之言觀之
 才德均出乎學之中而不能外也方今

聖天子振興文教獎勵實學
 命郡縣學官懸

御書之匾勒訓士之文無非欲得明體達用之儒以為國
 家楨幹若徒弄筆墨以邀利達習詞章而求榮顯無
 以贊休明而媿稷契寔二三子之恥也司鐸二公是
 吾言因并述而為之記

重修三門禹廟碑記

國朝董之燧

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東至於砥柱又東至於孟津
 丙子歲予筮仕得中州之武陟與孟津為接壤後補

平陸癸未春抵任而砥柱適隸治東上有禹廟建自唐天寶間歷宋元明相繼增修至明嘉靖始定祭儀每歲三月三日有司往祭於是屆期啟行六十里始達三門未至十里外濤聲怒吼如雷如霆霧雨霏霏透人衣裾迨詣廟拜獻畢急欲得所謂三門者而觀之上人前導予登高臨眺奔流激湍怪石崢嶸禹鑿分為三卽所傳人門神門鬼門者是而砥柱一峯當黃水奔騰之衝倒插中流出水丈許距龍門約三百里誠足與岷江灩澦大小孤山鼎峙江河同為宇宙奇觀也回至廟前周遭顧望止存正殿三楹餘俱瓦礫因喟然嘆曰是余之責也夫爰捐俸首倡鳩工庀村俾廊廡殿庭煥然復古閱四載而落成遂援筆而記其事

曉傳園記

董之燧

園以傳名誌公也曉傳者何曉其為傳舍也既曉矣又胡為乎園也噫嘻天下何一非傳舍哉惟卽其現

在之地行其現在之樂不必問其為家園為官園也癸未春予抵平陸任城內外居民僅可百家官署止破屋數椽闔縣利弊待予興除閭里凋瘵待予撫綏衙舍傾墮待予修理予方戚然以憂者久之已而殫心勞思勤撫字而緩刑罰越二載時和年豐遠至邇安虞士民謬稱予治予亦喜其俗之淳且儉也因而漸次經營鼎新三堂署曰夕陽東營土室為兒輩讀書所西構別墅退思補過垣外隙地乃因高為亭就坎為池引流達署涯而注之池種蓮蓄魚夏秋荷花甚盛亭前後植竹栽花不拘行列外為射圃子姪習射其中公餘予偕友人飲酒賦詩更唱迭和時或操弧命中悅目賞心其樂陶陶初何計其為傳舍與非傳舍也遂名為曉傳園云乃友顧予曰公曉於邑未必曉於園也樂於士女之盈寧未必樂於花木之暢茂也予笑答曰君真曉人也范文正公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予不敏心竊向往之因作曉傳園記

太平縣重建鼓樓記

國朝王貞曾

樓以鼓名分更漏也而實爲城邑之綱維所係綦重
焉舊構多歷年所圯毀日甚鼎新之役前任邑侯率
有志未逮意者時實爲之歎我顧公初授茲土晉接
間度宇淵涵虛中諮度余因以修廢舉墜具請於公
公蒞任二載急撫字緩興作雖以余言爲可採而不
輕舉也戊子夏得郵問乃董事諸公以樓方落成錄
公碑記而乞言於余余聞茲樓之肇工也以三月竣
事也以六月緡錢則括之間架而不苦於輸將出納
則掌之紳衿而不假以胥吏高大五丈餘廣袤如舊
址而甬道則加擴焉瓦幾木斷及各役之稍食金錢
共用若干緡噫以數十餘年之廢墜一朝修舉俾城
郭增其麗靡宇壯其形甲第於以連綿商賈由茲輻
輳而爲四國之觀瞻萬禩之砥柱時爲之歎抑人爲
之歎我公欲不居其績而將誰歸歎余備員侍從不
獲共勩盛舉然幸從諸君子後奄觀厥成旣樂頌公
之績而又重違諸公之請遂不揣不文而爲之記

